

清文評註讀本 第四冊



830.7
8654
v.4

明清六才子文

全書四冊

價洋八角

唐子畏 祝枝山 徐文長

金聖嘆 蒲留仙 尤悔庵

侯魏汪三一家文合鈔

全書四冊

價洋六角

侯朝宗 魏叔子 汪堯峯

縮本康有為梁啓超文鈔合刻

全書廿四冊

價洋三元

直隸省國文成績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奉天省國文成績 全六冊 價洋一元二角

廣東省國文成績 全四冊 價洋八角

江蘇省國文成績 全六冊 價洋一元二角

浙江省國文成績 全二冊 價洋四角

湖南省國文成績 全二冊 價洋四角

福建省國文成績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江西省國文成績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安徽省國文成績 全一冊 價洋二角

(丙寅二十六)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羅剛教授遺書
清文評註讀本第四册目次

雜記

復庵記 顧炎武

過雲木冰記 黃宗羲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彭士望

小港渡者 周容

譚烈婦八磚記 賀貽孫

游九華記 施閏章

重修信陵君祠記 湯斌

山來閣記 王弘撰

書劍俠事 王士正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醉書齋記 鄭日奎

遊釣臺記 鄭日奎

遊姑蘇臺記 宋 犖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退思堂記 陸隴其

蠶子記 謝濟世

書田贈公事 汪由敦

無齋記 劉大櫟

餓鄉記 藍鼎元

登泰山記 沈 彤



3張 830.7
8654
v.4

書侯振東 胡天游

龍母祠記 胡天游

梅花嶺記 全祖望

書潘荆山 袁枚

記新疆邊防 紀昀

徠寧果木記 鐵保

書關橋老僧事 朱辰應

書吳重光事 朱辰應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表微 彭紹升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姚鼐



470423

羅臺山逸事 樂鈞

記閩安壯士 陳庚煥

韓蘄王甲鏡記 陳庚煥

病梅館記 龔自珍

夔礎課誦圖序 王拯

頌贊

信陵君頌 儲大文

哀祭

施烈婦哀祠 張大受

祭妹文 袁枚

祭湯海秋文 曾國藩



清文評註讀本第四册

雜記

復庵記○此為雜記體、山水之勝、臺榭之華、遺聞軼事之流傳、此體為多、甚至一名一物、亦用此體、其曰雜志雜識者、名異而實同也、

顧炎武見論辨

舊中涓娟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去山為黃冠數年。

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大夫。多與之游。環山之人。皆信

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去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

獵。為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

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范君為黃冠矣。太華之山。

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去之籍。華

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

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
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為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
出沒於雲影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
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杭碣竭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
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立上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
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遺民心事掬之欲出文之激昂慷慨似從大蘇諸記中得來

註釋

中涓

涓、潔也、奄侍曰中涓、謂居中而涓潔者也

華山

在陝西華陰縣

李自成

陝西米脂人、與張獻忠同為明末流寇

關中

謂陝西長安縣

等

雷首山

首陽山、或以為即雷首山、山上有夷齊墓、在山西永濟縣東南

伯夷叔齊

伯夷見毛際可王烈女墓誌銘、叔齊、名智、字公達、事與兄同

汾之一

曲

汾水為山西省之大川、源出寧武縣管涔山、南流入黃河

綿上山

一曰介山、在山西介休縣東南、晉文公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因隱於綿山而死、介子推一作介之推

晉

公子

即文公、名重耳、獻公子、出亡在外、後返國、嗣晉位

太行碣石

太行山、在京兆西、碣石山、在直隸昌黎縣西北

去之茫茫而極二句

言路遠不可去、并望之亦不可得見也、「禮記檀弓」孔子泣然流涕

過雲木冰記

「陸龜蒙四明山詩序」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徙、謂之過雲、木冰、謂雨著樹木即凝成冰也、

黃宗羲

字大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諸生、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明亡、奉母還家、康熙間、薦舉鴻博不就、徵修明史、固辭不起、著有經學史、學性理、歷算文集、筆記諸書、凡數十種、編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金石要例一卷、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白雪竇返至過雲。雰

芬靄切於蓋澗他典切濁

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

僕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盧含切寒

折骨相視。褫

癡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子計切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

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

皇纓絡纏於蘿闕。瑋爭琮宗俯仰

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

何庚切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愕愕眙答去聲而歎

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

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洛落飄山

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費響。局坳鑄結人間。邨烟佛

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為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

式灼切心骨。南箕哆侈口。飛廉弭米節。土囊大隧遂所在。而是故為勃鬱煩冤。

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癡蟻穰蟄直立切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

嗑盍天呵黑阿切地吼呼后切陰崖沍護穴聚雹步岳切堆冰。故為玄冥之所長駕。

羣峯灌頂。北斗墮脅。藜蓬臭蔚尉。雖焦原竭澤。巫吁魃拔舞。常如夜行秋爽。

故為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礪預石罔草。碎碑埋甄。枯醬恣碧骨皆

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治鳥木客。窅杳翠慈邨切幽

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燠郁。余乃喟庫位切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

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他黑切。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

無凌峯掘藥。高言畸羈行。無與預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咀上聲齟語

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即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如讀樊宗師文、

註釋

壬午

明崇禎十五年

晦木澤望

均宗義弟、晦木名宗炎、世稱立豁先生、澤望名宗會、號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

四明

山名、在浙江會稽道、山上

有分水嶺、石窗四面玲瓏、每天地澄齊、望之如戶牖、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

雪竇

山名、在浙江奉化縣西北、亦四面之別阜、

雲靄渙濁

雲、霧氣也、靄、氛也、渙、垢濁也、

窈然

深遠也、

嵐

山氣蒸潤也、

褫氣

奪氣也、

呼嗟咽續

言呼聲嗟聲忽咽忽續也、

冥霽地表

冥、晦冥也、霽、雲霧散也、地表、地外也、

小草珠圓長條玉潔

言草上凝露、如珠之圓、木上結冰、如玉之潔也、

瓏鬆插於幽篁

「王建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篁、竹叢也、

也、纓絡纏於蘿闕

「梁簡文帝菩提樹頌」五百寶蓋、勝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蘿、蔓草也、闕、空隙處也、

琤琮俯仰

琤琮、玉聲、首所俯仰、觸之成聲也、

也、愕胎

原本為胎愕、案字書無愕字、當作愕胎驚視貌、「班固西都賦」雖輕迅與儻狡、猶愕胎而不能階、

春秋書之

「春秋成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五行志

之

「劉向五行傳」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凍洛

「楚辭」冰凍兮洛澤、」洛冰、洛貌、

囂塵沸響局鏹人間

局鏹、箱篋前鎖也、

處、言與人間隔絕也、陰火

「博物志」丸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腫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

謂陰火、愆陽「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言天時陰陽失調也。剛風疾輪言強風之疾于輪也。南箕哆口哆、張口也。箕、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今夏至節子初

三刻十四分之中星、舊說箕星主風「詩小雅」哆歌哆兮、成是南箕。飛廉弭節「風俗通」飛廉、風伯也。弭、止也。土囊大穴也。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

谷、盛怒於土囊之口、大隧地闕也。詩大雅「大風有隧、大空大谷。」註「隧、道也。西勃鬱煩冤風迴施之貌。宋玉風賦「勃

鬱煩冤、衝蛟古以蛟為龍類、能發生大水。螭舊說若龍而黃、無角。蠖蟄伏藏也。敲嗑合也。天呵地吼吼、獸風也。狀風之大。陰崖

洄穴崖、山邊也。洄、閉塞也。玄冥水神。禮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羣峯灌頂北斗墮脅脅、胸之兩旁有肋骨處。此言接近北斗星、望之如墮脅也。

二句狀其高、藜蓬臭蔚曹植籍田說「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藜蓬蔚、皆賤草也。焦原竭澤旱之甚也。巫吁魃舞魃、旱鬼也。詩

為虐。巫主祈晴禱雨、巫吁魃舞、此言山外雖旱暵、而山中自有寒涼也。曜靈廣雅「日名曜靈。」人楓南方草木狀「楓木歲久、則生瘤瘿、謂之楓人。」朝野僉載「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

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礪石說文「毒石、出漢中、山海經、西山名礪石、有白石名礪、可毒鼠。」罔草糾結之叢草也。齧肉腐曰齧。高僧

懸記懸記未詳、記字或是託字之誤。冶鳥搜神記「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木客漫叟詩話「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

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過武武、更變也。畸行畸、異也。齟齬世度齟齬、格不相入之謂。世、謂人世。度、謂法度。言與世之法度相齟齬也。此

文當是先生在鼎革後追記、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觝、一作抵、六國時所造、使兩兩相當、角力相抵觸、蓋拳術類、

彭士望見贈序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霸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為角觝抵之

戲者。鍾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含上聲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

未雨。風木洽零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

耕者挈犢。行擔簦登者。水桴孚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者累柳重平案。一

婦仰臥其上。豎雙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

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去聲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

男子。一婦。一女。童與老婦。婦鳴金鼓。俚里歌雜佛曲。和去聲之。良久乃下。去聲又

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去聲立案上。

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去聲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

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聲平暫息。飲聲去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聲上瓦石。乃接木為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

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聲去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為時最久。可十刻。

女下。婦索帕讀若怕。蒙雙目為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

復搖晃胡廣切。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

其險。咸為股栗。毛髮豎。目炫玄去聲。暈運。惴惴之瑞切。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

皆暇整。從趨邕切。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

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去聲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魯莽滅裂列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於上聲偃於上聲之承蜩迢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茂人臨千仞之蹊奚足逡趨均切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刃流沫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第娣似兄之子提抱之嬰孩胡其口於四方盈則以供賦所至江浙西粵滇田

黔琴口外絕徼叫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拊君撫隻續食。亦

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去聲敝。緼蘊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

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

世業。其肌體為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為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做。景忱

黜磨厲男婦老穉皆頑鈍。儇許緣切敏機利捷於猿。獠饒讀如而其性曠然如麋。

迷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甜自處於優笑。

巫覡檄之間。彼固自以為戲。叟獨以為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

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謾。瞞曾屠雞。

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

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

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為戲言也。悲夫。

曾止山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理作用、總是隻胸中蘊結沈痛、隨地涌出、

遇物肖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留為識者歎惜耳、

註釋

幽憂之疾

「莊子」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頷之

俗言點頭也、

冷然

風聲、「莊子」列子

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山者牧樵

言在山牧樵者也、

耕者犁犢

言在田扶犁牽犢者也、

登

登之有柄、可手執以行者、形如今之傘、

水桴楫者

編

竹木代舟也、楫即槳、言在水中行桴划槳者也、

俚歌

鄙俗之歌也、

徑半之

量圓體大小曰徑、過球心、以球面為界之直線、曰直徑、言槌之直徑、如槌長之半也、

持衡

衡所

以稱物輕重之器也、

偃行

臥行也、

番躍而登

番、更代也、言女子既下、婦偽為警者、代躍而登也、

惴惴

憂懼也、

齋慄

齋莊戰栗也、

入定

僧人

默坐、至片念不起、謂之入定、

此其意莊生知之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私其

身不以用於天下

謂私其術於一身、不以此術用諸天下也、

儀秦亦知之三句

儀秦知之而學習之、以國家為遊戲、私富貴為己有、而自害其

身名也、此儀秦用之不當處、

僚之弄丸

弄丸、遊戲之事、昔楚莊王偃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於丸、士衆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捶九丸於手、一軍停戰而觀之、莊王免

於敵而霸、庖丁之解牛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

善哉、技蓋至此乎、

偃佺之承蜩

偃、偃也、佺、短極醜貌、蜩、蟬也、「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佺偃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鎔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擗之也。**紀省子之養雞**「莊子」紀省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應鬪，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伯昏瞽人臨千仞之蹊**

「莊子」伯昏瞽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在外，揖列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呂梁丈人**「莊子」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康莊**大道也，五達謂之莊，六達謂之莊。**零陵**縣名，清屬永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姊姒長婦為姒，介婦為姊。**江浙西粵滇黔口外絕徼**江、江蘇、浙、浙江、西粵、廣西、滇、雲南、黔、貴州、口外絕徼，指邊疆之地也。**拮據**拾取

也。**巫覡**為人禱祝鬼神者也，男曰覡，女曰巫。**王介甫**見論辨類題註。**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

二句見王介甫。**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諂事安石，附和新法，得為太子中允，後安石去位，惠卿讀孟嘗君傳，為參知政事，遂力排安石，後遷謫而死，為人姦險，雖章惇蔡京亦畏惡之。

燕昭燕昭王名平，燕為齊所滅，燕人立為王，立黃金臺以招賢士，師事郭隗，使樂毅伐齊，入其都，燕益強大。**漿博**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欲見兩人，

兩人自匿不肯見，信陵君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後秦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歸，公子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莫敢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

當何面目立天下乎？**屠者**信陵君盜兵符，欲奪晉鄙軍，侯生曰：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信陵君因歸魏，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

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卒椎殺晉鄙。**千金市死馬**

之骨

昭王即位於燕破之後、欲招賢者、以問郭隗、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卒破齊國、

張元吳昊

華州人、久困場屋、薄遊塞上、于韓琦

范仲淹、不能用、聞西夏趙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邏者執之、責以入國問韓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用中國賜姓、

二人故云、元韓范韓、韓琦、字稚圭、范、范仲淹、字希昊異而用之、韓范文、二人為陝西經略招討副使、

小港渡者

周容 見論辨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沉山。晚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予慍蘊為戲。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上聲。書崩。啼未即起。理書就束。而前門已牡下去聲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竈急自敗。窮暮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

神味淵然。結處即小見大。悟道之言。

註釋

蛟川城

案浙江鎮海縣東海中、有蛟門山、昔人稱蛟門、虎蹲天設之險是也、蛟川城、當即指鎮海、

木簡

簡韻會手版也、此則僅作版字解、言以木版夾書而束

之、小奚

奚、隸役也、禮記疏有也、小奚、無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

爽然

自失之貌、

牡下

戶鑰曰牡、言城門已鎖也、

譚烈婦八磚記

賀貽孫

見論辨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

入聲

八姓忠義。從文信國勤王。信國兵敗。震龍猶

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為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

是時譚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至。殺舅姑及其

夫。欲汙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磚若婦

人抱嬰兒狀。時至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也。有屠者伏梁上。出為人言甚悉。

久之。有司謁學宮。見血磚。滌之不去。磨以砂石。又不去。復去聲煨以猛火。乃更

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久磚壞。築土和灰石以墁。慢之其厚三寸。須臾。

血痕出墁上。如前狀。至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墁焉。厚倍於前墁。血

痕復出新墁上。如前狀。時已閱三朝。四百餘年矣。余乃覩八磚而愾。慨然歎。

曰。方元兵之下江南也。馱決驪題騰雲。旌麾蔽日。雷轟呼宏電掃。海沸山搖。

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盤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閨。

閣。芳烈之氣勢。足以遏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滅升斗。濺箋地之血。威足。

以屈二百州。厥角稽啟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窄舌。則是江南已亡。

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血。不磨。

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罵之狀。蓋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而薄博日星矣。

八磚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北轅駕矣。南舟覆矣。彼

亂臣賊子。附焰助虐。以為聲靈與天無極也。豈知轉盼八十年。欲求奇渥。屋

溫帝蹟雄圖於沙漠穹廬間但有朔風積雪凜人肌骨而彼伯顏張弘

範諸人功業旂常甲第鐘鼎鐵券勸帶礪已與煙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

人劉槃者不但人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

八磚音樂一班班輝耀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

兵威之強以八磚視之不過劍首一映劣許切浮游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

過我宮牆徘徊八磚之間其尙蹶厥然動心也夫

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八磚碧血終古不磨愧煞多少亂臣賊子文亦序次

盡致入後如大聲發於水上侃侃正論尤見慷慨激昂之概

註釋

永新鄉

宋永新縣屬吉州今縣屬江西廬陵道

彭震龍

字留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結峒獠起兵復永新元兵至震龍為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

文信國

文王祥字宋瑞號文山宋末元兵南下詔天下勤王天祥募兵自奮拜右相加少保封信國公旋為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被殺

抗大聲罵

宋史列女傳

悍卒執趙欲汗之趙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夫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

至元十四年

元世祖至元十

四年，即宋端煨，與鍛同，凡非金類之物，以煨牆壁之，**煨**，火燒之使枯，俗多用煨字，**塼**，飾也，**駃騠**，駿馬也，**炎宋**，宋以火德王，故稱炎宋，**錢塘之潮**，宋

宗德祐二年，元兵至臨安，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浙江潮竟三日不至，**厥角稽首**，厥，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北轅駕矣**，轅，即車楨，夾於馬

木以鉤衡駕馬，亦謂之，**南舟覆矣**，德祐元年八月，陳宜中張世傑以元兵漸逼，奉恭宗航海，經端宗，言北人入主中國也，及帝昺，祥興二年二月，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

秀夫負帝赴海，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宋亡，**奇渥温**，元為蒙古族，**伯顏**，蒙古人，元至元十一年，命張弘範，易州定

興人，至元十五年，以張弘範為都元帥，十六年，大勝宋兵於厓山，宋亡，**旂常**，常，旂名，禮記有功，銘於太常，甲第，猶言巨室，史記武

謂所賜之巨室，有高下也，**鐘鼎**，蔡邕銘論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賜之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帶厲**，厲，一作厲，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

石，言如帶厲，**敷敷班班**，敷，光景流也，**劍首一映**，映，小聲也，莊子則陽篇，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司馬彪曰，劍環頭小孔，吹之映然，如

風過也，**浮游一瞬**，浮游，與蜉蝣同，荀子註，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暮死，**蹶然**，驚起貌，

游九華記，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舊名九子山，山有九峯，如蓮花，唐李白遊此，改今名，高千仞，周千百八十里，峯之得名者四十有八，巖十四，洞五，嶺十一，泉十七，原二，其餘池礮

溪潭之屬，以奇勝名者甚多，

施閏章見贈序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去聲女兒荆山。以為此外無奇秀。及見九華。始自悔

其失言。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峯。改九子為九華。予舟過

江上。望數峯。空翠可數。約略如八九仙子。云其山外峻。中夷。由青陽西南行。

則峯攢祖完切岫袖複同瑰同奇百出。而入其中。則曠以隱。由山麓憲褰裳則寒

泉數十百道。噴普悶切激沙石。碎玉哀絃。而入其中。則奧以靜。蓋巖壑盤旋。白

雲翳翁上聲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為化城。一峯屹魚訖切然。四山雲合。若羣龍

之攫居縛切明珠者。是為金地藏塔。循簷送目。虛白之氣。遠接江海。而四方數

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叫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湯火之求救援。

道士爭緣為市。幾以山為壘隴斷矣。豈復知有雲壑乎。於是擇其可游者。曰

東巖。其上有堆雲洞。師子石。僧屋數間。刻王文成手書。文成聚徒講學。游憩

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峯最高。俯視化城。爲一盂。絕壁矗觸立。亂山無數。所謂九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湧起。作層波巨浪。青則結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惜非閒人。不得坐臥十日。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間。相共語耳。游以甲午歲十月。從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坡翁云。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先生如此着眼。如此作文。恍

然悟九華於眉睫矣。

程

劉夢得

名禹錫。唐彭城人。

終南山

在陝西關中道。橫互關中南面。其主山在長安縣南。

太華

即華山。

女兒

山名。在河南宜陽縣西。晉

張軌隱

荆山

按荆山有四。一在陝西富平縣西南。一在湖北南漳縣西北。一在河南禹縣西北。一在河南禹縣西北。此當指湖北之荆山也。桓玄江淹。均有荆山詩。

李太白

名

唐人。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流夜郎。遇赦得還。詩與杜甫並稱。

峻夷

峻。險也。夷。平也。

青陽

清

屬池州府。今屬安徽蕪湖道。

峯攢岫複

攢。聚也。岫。山穴也。言峯岫之多。

褰裳

褰。舉也。裳。下衣也。

蔚鬱

盛貌。

虛白

白。明也。莊子。虛室生白。江總詩。

幽居服藥餌，**龍斷**。岡壘之斷而高者，「孟子公孫丑篇」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山意生虛白，**龍斷**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結綠**。玉名，「史記范雎傳」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珊瑚**。熱帶深海中，有小蟲叢生，其骨骸相

結合，積之既久，堅硬似玉，形如樹枝，名曰珊瑚，有紅白二種。

重修信陵君祠記 信陵君祠在開封縣治東北，上方寺右，河水沒後，清布政使徐化成重修，康熙十年，永平韓鼎業重修。

湯斌 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菴，河南臨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康熙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江蘇巡撫，工部尚書，其學兼通朱陸，得蘇門孫氏之傳，乾隆二年，補謚文正，著有湯

子遺書十卷，行世，道光中，從祀孔廟。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祠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游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寺僧，即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釀金建祠，以侯

劇

金建祠以侯

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朱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促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雖陽，請余爲之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趙燕平布衣也，未嘗綰烏版，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爲唇齒，而魏與五國爲藩籬。信陵用兵，雖太公穰攘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卽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

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得已也。遂爲去聲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此文跌宕流連。極似魏叔子得意之筆。徒詫其從大處起議。猶屬皮相。

註釋

開封

清府。今爲縣。屬開封道。

上方祠

祠當作寺。上方寺。本名祐國寺。慶曆中改今名。內有鐵色琉璃。俗呼爲鐵塔寺。

雲杜

京山縣。舊屬湖北安陸府。

安陸府古號雲杜。李維楨爲雲杜人。

李本寧

名維楨。明京山人。隆慶間進士。萬曆間進修撰。出爲陝西右參議。遷提學副使。浮沈外僚。幾三十年。天啟間爲禮部右侍郎。旋進尙書。

宗伯

古六卿之一。周禮春官有大宗伯。舊稱禮部尙書爲大宗伯。侍郎爲宗伯。

崇禎壬午

明懷宗十五年。

沒於河

時李自成圍開封。巡撫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河灌之。自成偵

知之。亦驅難民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

永平

清府。今直隸盧龍縣。

魏都

戰國時。魏都大梁。故城在今開封縣北。

夷門

即大梁城東門。

侯嬴

魏之隱士。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以爲上客。及秦圍趙。侯生爲之設策。盜魏王兵符以救趙。信陵君既奪晉鄙軍。侯生即自到。

朱亥毛公薛公

均見彭士望九

牛羴觀角釀飲集衆人釀之資也。爲平原所簡賤簡，輕慢，賤，賤視也，信陵君從毛公薛公遊，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

矣。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

恐其不吾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五國**齊楚燕**函谷關**見侯方域**縮綬分**

符綬，組也，即絲縑，以承受印環者，符，符節也，縮綬分符，指有官職而言。**太公**周文王臣，姜姓，呂氏名尚，佐武王克殷，封於齊，按兵書有六韜六卷，舊題呂望撰，望即尚也。**穰苴**

春秋齊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善用兵，既卒，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飲酒近婦人而卒**見全祖望

生事**李牧**趙將，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漢高**高祖每過大梁，常祀信陵君，後又爲之置守冢五家

太牢牛也，揚州門李濂汴京遺跡曰，汴城舊有十門，東曰新宋，揚州，新曹。

山來閣記

王弘撰見書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蓄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閣高三

層。可以遠眺。癸卯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焉。以偉負意氣。不屑流俗。
 每招四方士為高會。賦詩飲酒不輟。予固心壯之。然以偉魏國之女夫也。造
 世之變。魏國故第廢置。東園闌榭。謝蕩為寒煙。中山之遺烈。不可問矣。而
 以偉尚有此。以優遊卒歲。俛仰之間。其能無今昔之感乎哉。予去幾三十
 年。庚午秋重平來。下榻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殺。曬其最高一
 層。不得如昔之所望。以偉亦皤。婆然老矣。閣故顏容安。以偉喜予之來。易之
 曰。山來。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程菴為說。予不敢承。則告之曰。今天下何
 曾有山水哉。予生長西方。天府之國。為荒墟久矣。比出潼關。城郭人民。皆已
 非舊。過郊。夾廓辱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夜青。殤商魂晝號。平祖宗之澤。日
 以滅。沒有不勝。平其戚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弦歌舞節其
 遊晏之樂。乃市井囂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

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即子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化身名翳。如苟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為。以偉不答。予亦就寢。恍惚窈窕。宛如昔之所望。鬱鬱蔥蔥。直臨牕牖。予不覺其肅然而恐。悄七小然而悲。憬炯然而寤。也。遂披衣書之。以為山來閣記。

寓意深遠。索解人正不易得。較茶村杜來閣記更進一層。

俯仰夷猶。饒有六一風神。

註釋 桃葉渡 見侯方域馬伶傳 區 域也。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廛。宅一區。 弓 量地之數。五尺為一弓。即一步也。 花藥 藥欄也。 知人論

世 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鍾山 俗稱紫金山。在江寧縣東北。 不屑流俗 謂

屑與流俗之士為伍也。 魏國 徐達從明太祖征畧四方。有功。封魏國公。此言達之後嗣。 女夫 猶言婿也。爾雅釋親。女子之夫為婿。 中山 徐達卒後。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優遊卒歲 孔子去魯歌。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 殺 減削也。 皤然 髮白貌。 閣故顏容安 匾額題字曰顏。言閣上之匾。本題容安二字也。 山

來 弘撰號山史。喜其來。故號曰山來。 文忠銘蘇程庵 蘇軾蘇程庵銘序。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 生長西

方弘撰為陝西華陰人，陝西，古秦地。天府之國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戰國策秦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潼關關名，即今

陝西潼關縣治，後漢建安中建，歷代皆為要地。邠周地名，春秋謂之王城，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邠。燐火野火之忽隱忽現，作青色者。淮南子注：精在

地暴露百日，則為燐。俗謂之鬼火。殤魂殤，未成人喪也。謂夭折之魂。縱浪大化縱浪，謂縱肆放浪也。大化，猶言造化。翳如翳，隱蔽也。滅也，謂空虛也。

恍惚見不真切也。窈窕深遠貌。凡山水宮室深遠者，皆曰窈窕。郭璞賦：幽岫窈窕。鬱鬱蔥蔥氣佳貌。後漢書光武紀：鬱鬱蔥蔥然。牖穿壁以木

為交肅然端莊貌。悄然靜貌。憬然覺悟也。寤寐覺也。

書劍俠事此亦雜記類，始終祇言一事，此為正體，或合兩三事言之，或序述後，參以己論，則為書事之別體耳。

王士正見傳狀。

新城命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

髻計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鞬。同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

人神采四射。實其行甚駛。史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

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准崔云：惜赴郡匆匆。聰字未暇躡

呢輒切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宛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

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

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酌紅帽

七肖切頭狀貌甚獐。泥耕切至尼庵。入門有廨懈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為觀音

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衣遇切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

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鐸決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署

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翁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

械糸戒切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

避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

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吾須自往求之。至則嫗

出問故。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頰之。尼出。命嫗挾蒲團。趺膚坐。逆

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作此狡獪。僧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函。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遣羽切行纏羅襪。同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袁外自是無敢犯者。

何等高簡、何等氣韻、下視聊齋志異、殆如小兒啞嘔、世俗夢夢、乃謂先生豔羨其書、欲以千金置為己作、真可笑也。

註釋

新城

清縣、屬保定府、今屬直隸保定道。

濟南

清府、今為道、為山東省會。

章邱

清縣、屬濟南府、今屬濟南道。

高髻

髻、總髮也、挽髮而束之於

頂也、一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氈笠**」「却掃編」布衣王亢、深目高準多髻、事盡裘氈笠、**錦衣弓鞬**錦衣、文衣也、「詩」君子

足女子之鞵也、「郭鈺詩」草根露溼弓鞵繡、**黑衛**「清異錄」驢一名衛、**飛隼**隼、鳥名、鷹類中最小者、毛色斑紋、俱與鷹同、惟胸腹灰白、略帶赤色、**躡**追隨也、**萊陽**清縣、屬登

州府、今屬山**逆旅**客舍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紅帽頭**帽縛也、言以紅布縛頭也、**獐**惡也、狀貌凶、**解**官吏辦公之所曰解、此作房屋解、

東膠東道、**肩關**也、持硃封鐳山門而入硃封、標硃之封條也、鐳、鎖也、**曙**曉也、**砉然而闕**砉然、皮骨相離聲、庖丁解牛、奏刀砉然、見「莊子」關、開也、

束香賊所用之、**趺坐**僧人盤腿而坐、曰趺坐、**狡獪**詭譎之行爲也、**行纏**婦人用帛備束其足者、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屬典文、衡、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著有尊聞堂集、午亭文編五十卷、

女奴景綴**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讀若**景**

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詣**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

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朔**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匆匆、

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

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平聲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上聲。而箠垂上聲之。

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

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

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

山大水。水潦老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

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

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

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

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

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

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

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為君子者。

出萬死一生以存其貞節。求諸士大夫尚不易得。况女而奴者耶。文亦夾

敘夾議。表章盡致。

註釋

贅夫

男子在婦家成婚者

瘞

埋也

匈匈

喧擾也

數而箠之

數責讓也。箠笞刑也。

行案境中

行巡行也。因案而巡行

於境中也、潦

積水曰潦、歷歷

言之有次序也、椎魯

愚鈍也、庸

用也、

醉書齋記

鄭日奎

見書牘

於堂左潔一室。為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塵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即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秩據坐。去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

上字大半為之。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

或咄咄都忽切詔恥亞切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瞞諫見者悉駭愕罔測所

指乃竊相議。竢同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溼書

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

窺余得間去聲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上聲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

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噉淡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

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

不竊笑者。夜漏坐常午。顧僮侍無人在側。俄而翰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

睡地上矣。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話或索

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啟事不以時。即叱出而事之緊

緩不更問。以故倉卒同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

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

無效。劉伶斷上聲飲法，祇賺直陷切余酒脯。甫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

免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愴做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

且旋畔。且為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為李

白婦太常妻不易去聲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為書癡寫生的是妙手。

註釋 泊如靜默無為也 塵尾拂塵也 科頭脫帽露首曰科頭 丹鉛丹赤色，丹砂也，即朱砂，鉛即鉛粉，批書欲用數色，故墨與丹鉛齊施 帙

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為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咄咄驚怪聲 矚視也 罔測所指不測其意之所在也 內子妻也 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

愴然失意貌 為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謂醉於書，猶愈於醉於色也 李白

婦李白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按李白見遊九華記，婦許氏，故相許圜師之孫女。 太常妻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

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遊釣臺記

今浙江桐廬縣西富春山，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漢嚴子陵釣處，人號嚴陵瀨，有東西二釣臺，各高數百丈。○瀨音賴。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顧是役也。奉上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嶄士減切然秀峙。雉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峙。雉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斗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讒巖傲睨。詣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

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
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
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山既奇秀境復幽舊情欲艤蟻舟一登而舟子
固持不可不能強上聲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
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具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
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
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恂傲恍間如舍上聲舟登陸如披草尋磴都鄧切如
振衣最高處下瞰苦濫切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
相去聲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
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教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
人稍定呼舟子勞去聲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

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去聲文臥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為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盍處上聲一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逮也。遂為之記。

翻身出奇。最善避熟。若從正面實寫。則人云亦云。先生詩文最奇。尋常谿徑。不屑蹈也。神遊一層。尤令人想味不盡。

註釋

嚴先生

名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欲

以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山在今桐廬縣西二十里。

桐江

即浙江上源。在桐君山下。桐廬縣南。

奉檄

檄。官書也。

常山

清縣。屬衢州府。今屬金華道。

由衢

抵嚴

衢州嚴州。均清府。今屬金華道。常山屬衢。桐廬屬嚴。故云。

七里灘

在釣臺西。亦曰七里瀨。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舟行難於牽挽。惟視風為遲速也。

蘄然

高峻貌。時同時。屹

陡頓也。

江干

干。水涯也。

仞

古以周尺八尺為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岸然

高傲之意。

垂綸

綸。釣絲也。詩小雅之子于釣。

言綸、幽蓊蓊、草盛貌、同穢、整丹、風名、具四、陸羽字鴻漸、唐復州人、隱居苒溪、自稱桑苧翁、又號東園先生、嗜茶、著茶經三篇、十九

泉釣臺下有泉、陸羽品、磴謂山巖有石、平、雲臺諸將相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與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於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

復陳俊秋、弁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宗少文

臥游五嶽少文名炳、宋南陽人、好山水、愛遠遊、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五嶽、華山、泰山、嵩山、恒山、衡山也、孫興公遙賦天

台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一名桐柏山、綽作遊天台山賦、其序曰、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斯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游姑蘇臺記姑蘇、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或作姑胥、又作姑餘、姑蘇臺在其上、吳王夫差所造、或云闔廬所築、又稱胥臺、

宋 翠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年十四、應大臣子弟試、名列優等、官至吏部尚書、工詩、與王漁洋齊名、著有綿津詩集、西陂類藁等書、

予再蒞吳將四載。欲訪姑蘇臺未果。丙子五月廿四日。雨後自胥江泛小舟。

出日暉橋。觀農夫插蒔。侍婦子滿田塍。層泥滓子被體。桔吉槔高與歌聲相

答。其勞苦殊甚。迤以邇里過橫塘。羣峯翠色欲滴。未至木瀆二里許。由別港

過兩小橋。遂抵臺下。山高尙不敵虎邱。望之僅一荒阜耳。舍舟乘竹輿。緣山

麓鹿而東。稍見邨落。竹樹森蔚。蔚稻畦相錯如繡。山腰小赤壁。水石頗幽。髣

髴虎邱劍池。夾道樨松叢棘。蒼詹荀伏點綴其間。如殘雪。香氣撲鼻。時正午。

赤日炎歊。罨從者皆喘汗。予興愈豪。褰衣賈勇。如猿猱。讀如騰踏而上。陟其

巔。黃沙平衍。南北十餘丈。闊數丈。相傳卽胥臺故址也。頗訝不逮所聞。吾友

汪鈍翁記。稱方石中穿。傳爲吳王用以竿旌者。又矮松矮壽。類一二百年物。

今皆無有。獨見震澤掀天陷日七十二峯。出沒於晴雲濕胡了森渺中。環望

穹區充窿隆靈巖高峯。堯峯諸山。一一獻奇於臺之左右。而霸業銷沉。美人

黃土欲問夫。扶差之遺跡。而山中人無能言之者。不禁三歎。從山北下。抵留

雲庵。庵小有泉石。僧貧而無世法。酌泉烹茗以進。山中方採楊梅。買齊一匡。

衆皆飽噉。淡仍攜其餘返舟中。時已薄博暮飯上聲罷。乘風容與而歸。侍行者

幼子筠。勻孫韋金。外孫候最。貞上聲六日前。子至。方應試北上。不得與同遊。賦

詩紀事。悵然者久之。

一游記耳、慨當以慷、

註釋

再莅吳

莅通蒞、臨也、康熙二十六年、牧仲為江蘇布政司、三十一年、復為江蘇巡撫、

丙子

清康熙三十五年、

胥江

在吳縣胥門外、

插蒔

蒔、插秧也、蒔、分秧也、

畦也、

桔槔

汲水機也、

迤邐

出橫塘、迤邐、旁行也、橫塘在吳縣胥門外、

木瀆

木瀆鎮、在吳縣西南、

北、一名荒阜

釋名、土山曰阜、

劍池

在虎邱山上、「吳地記」秦始皇至虎邱、求吳王寶劍、有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繫之、誤中石、石陷成池、故號曰劍池、

薜萄

花名、見佛、

經炎歊

歊、熱氣也、

汪鈍翁

見論辨汪琬小傳、

竿旌

旌、旗屬、析羽為旌、竿旌、謂纏旌於竿也、

百二十里、周五百

瀟水

瀟、水深白貌、

穹窿

穹窿山在吳縣西南、

靈巖

靈巖山、在吳縣西南、一名硯石山、

湖堯峯

在吳縣城外、

美人黃土

言西施已化為黃土也、

夫差

吳王闔廬子、闔廬為越王句踐所傷而死、夫差敗越於夫椒以報之、聲勢日盛、遂霸中國、後會諸侯於黃

池、句踐乘虛而入、遂為所滅、夫差自剄死、

無世法

世法、入世之法、無世法云者、猶言無世俗惡狀、

匡篁

容與

閑適貌、

筠

牧仲子、官至四川布政使、至、字山言、

著有緯蕭堂詩集、

崇明老人記

崇明、清縣、今仍之、屬江蘇滬海道、

陸隴其

初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知嘉定縣甚有政績、試鴻博、報罷、魏象樞以天下第一清廉、薦補靈壽知縣、徵授四川道監察御史、累疏陳捐納事、忤上官

意、放歸、為學一準程朱、以居敬窮理為本、所著有四書講義、困勉錄、三魚堂文集、讀朱隨筆等書、雍正二年、從祀孔廟、諡清獻、

崇明縣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布店。仲開布莊。叔開醃於嚴切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為率。律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

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櫛。櫛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櫛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淡之。櫛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平老人知也。老人間去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擲標蒲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因援筆記之。以告世人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而博弈擲蒲。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

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此能無愧乎。

註釋 縣治 縣官所駐地曰縣治、醃 以鹽漬物曰醃、以一餐為率 一定之限制曰率、言以一餐一輪也、昭穆 宗廟之序也、一世為昭、二世為

穆、又左為昭、右為穆、此當作左右解、稱觴 舉觴也、擣菹 見王士正吳六奇別傳、頽白 頭半白也、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義。予既重平修

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者盡我心之謂也。盡我之心者。宜若可以無過。

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扶問切過與不過。其辨在毫

釐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

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雖曰如有所立。卓爾然猶不

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也已。故

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坐茲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爲介甫之執拗。倚絞切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能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平聲言。嗚呼。盡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樸實說理、題外不溢一辭、題中不缺一義、先生以道學傳、而文亦謹嚴有序如此、

〔註釋〕

靈壽縣

清縣、屬正定府、今屬直隸保定道、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左傳〕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

之衛也。顏子

見袁枚書王荆公文集後

如有所立卓爾

「論語」顏淵語「注」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

子張

姓顓孫、名師、陳人、孔子弟子

主忠信徙義

見「論語」言以忠信為主、而行爲則期其合義而已

介甫之執拗

王安石字介甫、宋撫州臨川人、性強忮任宋相、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

回、甚者爲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蘇氏之模稜

蘇味道、唐道州樂城人、武后時、居相位、無所建白、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必獲咎譴、但模稜以持

兩端可矣、人號爲蘇模稜、模稜者、無所可否也、

蠶子記

謝濟世

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授檢討、轉御史、補湖南糧道、改鹽驛道、著有西北域記纂言內外篇等書、

梅莊主人在翰林。傭僕三。一點。

結

一樸。一蠶。

竹絳切

一日。同館諸官小集。酒酣。

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

又

一觴乎。黠。

結

者應聲曰。有。既又慮蠶者

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平樸者司閤。而自往召之。召未至。蠶者已

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詫曰。胡爲來哉。黠者曰。奉主命。蠶者厲聲曰。吾自在

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闕烘去聲而散。主人愧

之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醜。駝黠者詢縣樸者再沾。遭黠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酤沾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人強頷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去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樸者行杖。黠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汚衣。燭然鬚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沾直邪。市恩邪。應曰。恩自主。出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沾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蹤。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沾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沾直而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由是黠者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不杲。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逃矣。樸者亦力求他去。黠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卽吾儕柴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梁糗起九以

從於是主人喟庫位切然嘆曰。吾向以為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乃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而實無用。而樸者有用也。養以為子。名曰戇子云。

此文可匹侯朝宗集中郭老僕傳

註釋 梅莊主人謝濟世自謂 闌盡也 侑佐也 司闈守門也 然燭然即燃字 酖飲酒面紅也 胸以目示意也 改御

史 在世宗雍正四年 羹汚衣後漢書劉寬傳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燭然鬚宋名臣言行錄韓魏公帥

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居言路濟世時為御史，職主諍諫，故曰居言路。 爭獻替替，廢也，謂與大臣爭獻可替否之事。 棄

印綬其若蹤綬，承受印環之帶也。蹤，草履也。言棄官如棄敝蹤也。 甘遷謫以如歸官之降調及遣戍，曰謫。言不以遷謫為苦，反視如歸鄉之樂也。 媒

藥媒，酒醉、藥、麪也。謂釀成其罪也。 主人有罪下獄濟世為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世宗不懌，擲還其疏，濟世爭益力，帝震怒，令往阿爾泰軍前効

力、製穹廬穹廬，氈帳也。蒙古新疆一帶，逐水草而居，無定所，故均用氈帳為屋。 糗乾糧也。

書田贈公事

汪由敦

字師敏，號松泉，一號謹堂，安徽休寧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端，有松泉文集。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殺乃已。今日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界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為賊。毋寧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撻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遇賊。公度鐸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蒲匍伏深草中。望父而啼。攜以歸。俱免於難。去聲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同時。念伯氏所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此子死。是伯氏死也。吾終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然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

死。藉令平聲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去聲言。迄終贈公世。

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辰成進士。逾年而贈公卒。文

端公以遺命自為誌。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

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

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為文表贈公之墓。於是澤州

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賢記。其事乃大著。

田公賢于鄧伯道。而終身勿言。不欲以此博名高也。而卒有人知之。事乃

大著。天之報善信矣。

註釋 陽城清縣，屬澤州府，今屬山西冀寧道。流賊謂李自成。與其以百萬衆櫻賊鋒也。此倒句也，言與其以百萬衆櫻

賊鋒，不如偕遁使年幾歲幾，將及也，言將及一歲也。風神嶺疑即風陵山，相傳為風后家，在今山西永濟縣。鄧伯道鄧攸，字伯道，避難，中途遇

賊，因棄其子而負兄之子以奔，得脫於難，後伯道竟無子。**相國文端公**名從典，字克五，號曉山，即贈公所棄子，雍正初，為文

世說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華殿大學士、英德今廣東英德縣、少宰甬江仇公少宰、吏部侍郎也、甬江在浙江鄞縣東北、仇公名兆驚、字滄柱、鄞人官至吏部右侍郎、澤州

清府、今山西、陳文貞公名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無齋記

劉大櫟見序跋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預於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瞽然蔑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為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竹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厭同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

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逸游

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萇長楚

猗鳥可儼奴何其枝。天之沃沃鳥酷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

第以萇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旣善矣。余性顓通專於

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有者。我皆

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

五十餘。而未育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

其于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有此身也。

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

自足。啼飢之聲。不聞于耳。號平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

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奇闢之論、理自莊出、而文亦似之。

釋

人之患莫大乎有身

「老子道德經」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橫目一足之民

「莊子」夫、無

意於橫目之民乎「荀子」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藪

瞽然

不明貌

竽

長四尺二寸、管類、用竹為之

書「夷九種、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也、一曰玄菟樂浪高驪滿飾島夷索豕東屠倭人天鄙也

八蠻

「爾雅疏」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儵儵、四曰

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儻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

賓

來作賓於王家也

隰有萋楚四句

見「詩檜風」萋楚、草名、子如小麥、亦如桃、猗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壯佼

也、子、謂人君、知、匹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也

子息

息、亦子也、「戰國策」老臣賤息舒祺

啼飢號寒

「韓愈進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

而妻啼飢

餓鄉記

藍鼎元

見書牘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游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清。磨勵聖賢。排斥庸俗。則

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去聲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或三旬九回。或併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烏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避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款里門。伯夷蹙租郁切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既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卽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豈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霽出。數十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狄羞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

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游夷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滿。逃藪叟爰集。鄉人更平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腰於路以覘占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敝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者。亟遣之去。無辱脣齒。自是之後。游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致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吾友黃越甫。嘗游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借越甫聯袂而往。未半途。覺道路險巇義。若不可耐。復勉強前行。忽爾氣象更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森森渺。渾渾噩噩鶴。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蟻之尊。持梁齒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

甚焉。伯夷叔齊皆為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悅膠鬲隔皆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余笑而不信。但樂鄉人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為二人獨得之秘。恨王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游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焉。

志氣不為境移。心思亦不為題窘。乃有此文。

註釋
醉鄉 唐書藝文志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又王績傳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睡鄉 蘇軾睡鄉記云。睡鄉蓋與齊州接。
王蘇一子 王謂王績。

字無功。隋大業間。舉孝悌廉潔科。授秘書正字。歸種黍蔣藥。釀酒自供。飲至五斗不亂。自號五斗先生。蘇謂蘇軾。見王慶麟王安石蘇洵論。
伯夷叔齊 見顧炎武復庵記。
婆娑

往來行動貌。詩陳風。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孔子去衛適陳 孔子去衛。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事見論語。
重違其意 重。難也。難違其意也。
驂

駕車之馬。在兩旁者。
曾子 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噲。音括。腫噲。顏色剝錯也。王叔之曰。盈虛不常貌。
子

思 名伋，孔子之孫，「史記」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原思** 原憲，字子思，見袁枚書王荆公文集後。**於陵陳仲子** 於陵地名，在今山東長山縣西南，陳仲子避兄離母。

處于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事見「孟子」。**周亞夫** 沛人，周勃子，封條侯，許負相之，言當餓死，後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汗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殿

血而**通侯** 即徹侯也，漢避武帝諱，故曰通侯，徹，列也。**鄧通** 漢蜀郡南安人，為文帝幸臣，文帝使善死，「蔡邕獨斷」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曰徹侯，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

者惟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及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買買** 目不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家盡沒入，尚負責數鉅萬，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明之

貌，「禮檀弓」有餓者蒙袂輯屨，買買然來，**陶潛** 字元亮，初名淵明，稱靖節先生，知彭澤縣，旋即解印去，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日惟賦詩飲

酒，**莫逆** 謂知己也，「莊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梁武帝** 姓蕭名衍，為侯景圍於臺城，臺城既陷，**侯景** 字萬景，朔方人，為西魏將，後降梁，武帝封為河南王，旋舉兵反，圍建康，陷臺城，武帝以憂

憤死，景尋篡梁自立，稱漢帝，陳霸先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之，**無辱唇齒** 猶言無使口稱道之而蒙其辱也，**韓愈** 字退之，作進學解以見志，有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等語，又曾作送窮文，蓋亦曾處窮境者，**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父龜圖，多內寵，與妻

仲淹 字希文，宋吳縣人，少時最貧，讀書長白山僧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森森** 大水貌，**渾渾噩噩** 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齧數十莖，啗之，見「湘山野錄」

噩 安居循分，無所知識貌，**大塊** 地也，「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如轉圜** 圜同圓，此言速也，**持梁齒肥** 梁，即粟也，

傳「吾持梁刺齒肥」，注「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乃齧肥二字之誤，謂食肥肉也」，**大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

器以食也，刺齒肥，乃齧肥二字之誤，謂食肥肉也。

奚「孟子告子篇」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登庸，是為有虞氏，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

里奚，虞人，為秦穆公相，自行束脩「論語」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禮之薄者，

登泰山記

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力學窮經，乾隆間諸生，試鴻博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著有果堂集十二卷，

吳江有沈彤讀若者好去聲游而迂自始冠去聲尋泰山之勝概於羣籍知其山

為五岳宗北當京師東瀕瀕海南直河淮江西阻太行杭周三千餘里疊嶂

障層峯以百千數高之里可五十古帝王登封之臺紀功德之碑皆在焉其

神氣能降生一人而道隆千古其雲騰能不崇朝而雨徧乎天下登其巔不

知二曜耀之高八方之大且遠遂神游其中者一二十年彤雍正中客南陽

而抵京師道出太行之東望泰山不能見祇見其雲明年自京師歸出泰山

西麓繞其南。後復去聲自大江抵京師。仍出其西麓。皆頗見其巔。巔上常生白

雲。縷搖層覆。令人怡悅。然並以事阻。未及登。後復自京師歸。歸數年。年且衰。

不復敢發登山之興。乾隆六年孟春。又將走京師求食。而執友陳醇叔官濟

南。家弟薰亦在蒙陰。遂取道沂州。並訪之。既過薰。卽直趨濟南。行未半而泰

山已巍然在望焉。彤心則喜。命執鞭者驅驢疾行。宿其麓。戒豎子以雞鳴上

山。中夜月色如晝。及期披二羊裘。乘皮擔繩兜平子。並泰安城西而上。行

五里。至一天門。又行二十里。至二天門。日乃出。又行二十里。至三天門。又行

五里。至其巔。形於是俯仰徘徊。縱覽六合。見夫天垂如蓋。如穹廬。日懸如燧。

遂衆山斷續環拱。如礪如拳。川海縈迴若帶。與線地邊角與天腰際。南北東

西。曠無一方之障隔。於所謂古石封。秦篆碑。漢無字碑。唐磨崖碑。周觀去聲秦

觀。吳觀。三峯。望海石。孔子崖。丈人峯。諸勝。亦無不遊歷焉。蓋昔所傳聞其概。

者。今乃目極而察之。數十年願見無從者。今乃不求而盡獲之。快意適觀於斯。為極抑念是山所降生之人。歇絕且二三十年。不知自今以往。終不復能如古邪。將神氣之鬱積已久。而即能大有所發邪。沉吟未幾。而風起雲合。陰氣襲人。雨雪飄颻。一山愁慘。形乃戴青氈。辭去則晴如初。因復俯仰旁矚者久之。至日昃乃下。其上下之道。在兩崖間。或起或伏。或平以直。或峻以曲。或臨淵。或跨而梁之。當三天門下六七里。尤斗絕。透委平聲迤以如羊腸。名十八盤。古謂之環道。其崖如峭砌切壁。高可百丈。自二天門以下。兩崖上皆植小松。道旁多杏花。夾之。形之上二天門。道殊濕。山中人云。昨夜曾大雨。而下方不知。是夜仍宿南麓。明日並山西溪澗。屈折北行。路移境易。回顧諸峯。亦各異其態。要皆秀而傑。又明日過歷山。至濟南城。入醇叔官齋。即為文記其事。以貽同好。時二月望後五日。

李玉洲曰、殿閣中具千門萬戶、是其體勢、近代遊記、未能或先、

註釋

吳江

清縣、屬蘇州府、今屬江蘇蘇常道、

始冠

加冠於首曰冠、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禮、

五岳

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岳嶽

北當京師

京師、謂北京、在直隸省、故云北、

東瀕海

海、謂黃海、

南直河淮

直、當也、河、黃河、淮、淮水、江、長江、

太行

山名、在京兆西、

帝王登封之臺

封、增高也、天以高為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帝王封禪、必於泰山登、一、一、曜、日、封之、臺如萬歲臺等、〔舊唐書〕唐高宗登封泰山、詔名介邱臺為萬歲臺、

南陽

清縣、屬南陽府、今屬河南汝陽道、

濟南

今山東濟南縣、

蒙陰

清縣、屬沂州府、今屬山東濟寧道、

沂州

清府、今山東臨沂縣、

皮擔繩

兜子

山橋也、

泰安

清州、今為縣、屬濟南道、

天門

所謂天門者、各立二石、以表志之、凡自南麓登者、自岱宗坊四里至一天門、始入盤道、經水簾洞迴馬嶺等坊、凡二十里、至二

天門、再上經快活三里、五大夫松、小天門、十八盤、昇仙坊、凡十七里、至南天門、即三天門矣、六里至絕頂、

六合

天地四方也、

古石封

謂古人主封禪之地、〔史記〕秦始皇紀、上泰山立石

封祠祀、〔淮南子〕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

秦篆碑

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德文、〔潛確類書〕泰山又有李斯小篆石、石函巖壁間、尙有數行可讀、

漢無字

碑、〔潛確類書〕泰山絕頂、有秦皇無字碑、碑形廣厚四勻、上為幢蓋、其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之、〔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秦篆

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無字碑是也、故無字碑、為漢武帝所立、顧炎武考之最詳、

唐磨崖碑

在泰山頂東嶽

祠、〔潛確類書〕泰山上有磨崖碑、唐明皇八分書、東封頌也、〔案〕尙有一在崖右、刻唐蘇頌東封朝覲頌、

周觀秦觀吳觀三峯

〔泰山記〕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

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望海石

在仙人橋畔

孔子崖

在嶽頂西南又名吳觀峯

丈人峯

在泰山頂特出羣峯之表

或跨而梁之

跨兩崖而

建橋梁也

歷山

在山東濟南縣南

書侯振東

胡天游

見論辨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為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杖人。枉色然。傍不

可數。朔怒。扑同撲不可如故。懋修陰異之。振東短眇。秒視若眴。汪特負膽勇。能

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陟喑。音去聲思因事自立。明之亡也。河北盜賊動

數千。一日合攻肅寧。尤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

進說。稅令曰。此喝阿我也。當固守。與懋修意合。即日部衆拒賊。城東北隅

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巨平聲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保否不

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便走白令。手礮擬渠。礮炸。詐傷振東股。股折。或

勸其已。怒不肯再發。果中渠。渠糜彌。餘立奔散。城中出追賊。斬數十人。令以此益多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礮反激時。吾所忍死。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以全吾城故也。

摹寫壯士呼之欲出。使盡如此縣卒。明室何至為墟。

註釋

肅寧

清縣、屬河間府、今屬直隸津海道。

色然

驚貌、傍不可、在旁以為不可也。

數怒扑不可如故

數、頻數也、懋修數怒扑人、振東仍如前之色然、傍不可也、一說振東數遭怒扑、而仍如故也。

眇

一目盲也、一說、微細也、一疋、此疋之俗字、疾病之人也、一說、短小也、一說、

暗發呼

此喝我也

言賊大言、恐嚇我也。

渠

賊首也。

炸

火力暴發、礮為之裂也。

糜

爛也。

龍母祠記

胡天游

龍陽類。藏精而宅幽。其變化奇怪。吁風霆。入金石。微隱無聞。去聲。於是以為神。

蒲縣北四十里。羣山叢深。柏栝栝。倚密。畫匿漏景。同夏颯標。凌寒。中有洞。龍

常居之。洞口泉大掩車轂。下視沈沈。泉右有若戶。欹於宜闕。樓樓入數十步。

少寬平。通朗如戶外。羣游者勇而前。益半里。陡斗豁大厦。所嫁容百人。其上

懸石紛垂。如杵。處上如柱。如囊樸。卜其下蹲。存犬一。彘一。龜一。龜左。其首如

刻印。彘據而飼。犬外矯如吠。為杆。于杆園。同然為几。几衡。然為鼓。為鈔。調為

叩器。為牀。為筐。篋咸中。去其狀四照。蒼青霏霏。非霧含拂。以裾。居沾若襲汗。

聞大聲起於空中。衆盡恐已而愈幽。唳戾或如擊甌。歐爭疑龍所為。方欲去

雲驟。潼潼。童合不可得出。既還。問習乎山中者。龍不欲擾。擾且怒。禱而觀。則

喜。或見若委蛇。同蜥錫。蜴亦飛燕。文蚌。惟所從化。出以媚示人。夫龍固甚

智。而靈於物。以不見為德。其宅乎。是易所謂潛焉者也。其從風雲。布旱雨。待

時。以有功。且物惟無喜怒。故不可得而用。苟如所言。人於龍。猶將伺以所好。

而玩之。其又奚神焉。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何游焉者之擾與。

祈而喜怩費耶。洞中景狀異列。多殊絕可觀。乃敘預游者姓名。使各賦詩以紀。

如讀周秦文字

註釋

龍陽類

「埤雅廣要」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

吁風霆

謂嗟歎之聲。成風霆也。

入金石

雖金石之堅。亦能入也。

蒲縣

清縣。屬平陽府。今屬山西河東道。

栝

木名。槐也。

晝匿漏景

此言當晝時。並不覺林中漏出之日光也。狀其陰森之極。

夏颯凌寒

颯。暴風也。凌。犯也。謂暴風忽起。

人犯之而寒慄也。輶。輻湊其中。以貫軸。

偻入

曲背以入也。

襍

裳削幅也。

外矯

矯。舉也。向外舉。

杆

盛水器。

銚燒器。釜之小而有柄有流

者。叩器。叩。擊也。鐘磬之屬。

篋

箱屬。

霏霏

「詩小雅」雨雪霏霏。霏。甚貌。

唳

鳴聲也。

甌

小盆也。

潼潼

高貌。宋玉高唐賦。沫潼潼而高厲。

蛇

蛇行着地。故曰委蛇。

蜥蜴

有四脚。似壁虎。

文蚌

蚌有紋。故曰文蚌。

易所謂潛焉者也

「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

我無求於

龍二句

「左傳」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祭焉。子產不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吾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梅花嶺記

在江蘇江都縣廣儲門外。明州守吳秀濬河積土而成。因樹以梅。故名。史可法殉國後。人葬其衣冠於此。

全祖望

見序跋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集諸將而語去聲

之曰。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

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為吾

後。吾上上聲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

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為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

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錄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

忠烈乃瞠撐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

降。平聲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

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

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

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

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稅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去聲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家，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灼，爲作詩銘哀詞，顧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

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第已亡。其夫
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
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為去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
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
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為
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閣部就義。輿論不一。謝山去史不遠。見聞較確。簡末載及弟婦。亦可無南
枝向暖。北枝寒之憾矣。

註釋

江都

清為揚州府首
縣。今屬淮揚道。

督相史忠烈公

見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案可法、清子諡忠正、
此稱忠烈。又有稱文忠忠靖者。當是唐桂諸王

所予

史德威

山西平
陽人。

馬鳴騾

褒城
人。

之諡

任民育

字時澤、濟寧人、福王擢為揚州知府、可法依之、城
破、緋衣坐堂上、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清子

諡忠節、劉肇基等

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城破、率所部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
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死、肇基清子諡節愍、馬應魁等、俱予諡烈愍、和碩豫親

王順治元年十月，清世祖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英霍山師大起。「倪在田續明史紀事本末」義士馬弘圖侯應龍張圖容楊國士，起兵於霍山，弘圖倡言史

可法實未死，衆信之，集兵數千，攻英山霍山，皆下之，尋為吳勝兆所破。陳涉之稱項燕。「史記陳涉世家」涉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

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孫兆奎。字君昌，吳江舉人，長興伯吳日生之起義兵於吳江也，兆奎率衆從之，號孫吳軍，旋為

北帥吳勝兆所襲，軍敗被擒。白下。江寧縣舊有白下城，故稱白下。經略。以文轄武之大員，嘗掌數路軍事。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洪公，名承

疇，福建人，崇禎十二年，總督薊遼軍務，清兵圍錦州，承疇援之，次松山，戰不利，即走入松山固守，十五年，清兵拔松山城，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於清，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設壇都城，賜承疇

祭，并命建專祠，帝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恚。恨也，怒也。麾。麾，旌旗也，經略治軍務，故稱麾下。顏太師以兵解。「太平廣記」顏真卿字清臣，德宗時為

太子太師，會淮西李希烈反，真卿往諭，為希烈所拘，欲降之，不屈，被殺，其後十五年，顏氏家僕至洛京，於同德寺見真卿在佛殿東上坐，旋歸城西東北隅菜園中，僕隨之入，真卿付金十兩與僕，使作家費，後

再至其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真卿屍解得道焉。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為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

被殺數日，其妻收其屍，面如生，「彭尺木與袁子才書」昔文信公在燕獄，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真患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即神仙，其語具

集中，可覆按也。蟬蛻，蟬脫其皮，喻人之脫却臭皮囊而仙去也。出世入世。出世，謂脫離俗界也，入世，謂生於世上也。為蛇畫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丹

徒錢烈女之家詳見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江右王猷定江右謂長江以西之地今稱江西省黃遵巖

陝西人屈大均號翁山廣東番禺人明遺民可程明史史可法傳公有弟曰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

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六句汪有典史八夫人傳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

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為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

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為衆所窺會金聲桓起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二媚少宰某豔八夫人強為委禽八夫人遣婢拒之不聽言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

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為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兄公爾雅夫之兄曰兄公

書潘荆山

袁枚見論辨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壁入幕府康熙五十

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為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為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

不亂行杭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為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

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

滿公不知所為登荆山牀為訣決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

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為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

印荆山持筆兩詩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

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

集厦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

安堵賭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瑟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

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呼來切臺大鼾翰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厦門

時承平日久兵不善去聲櫛魯漿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古船能捐

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褫癡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箭

豹豸雉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徒弔切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花

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為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精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嬾。同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臨變而措置裕如。荆山自是幹才。文寫得有聲有色。不拘拘於法而法自合。世有譏先生文近小說家言者。蜉蝣撼樹。多見其不自量也。

註釋

吾浙

袁枚、浙人、故云、

辟入幕府

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

朱一貴

見藍鼎元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

歐陽

凱

漳浦人、任臺灣總兵官、為朱一貴所圍、力戰死、事聞、贈太子少保、

訣別

轅

即車槓、古王者巡行於外、以車為藩、其出入之處、

厦

門

清廳、今福建思明縣、

部署

猶言

哈臺大廚

廚、睡聲也、世說新語、

褫

奪也、

牌筭豹豸繡補

牌筭、功

也、豹豸繡補、清制五品武官之服、

鹿耳門

在臺灣縣西二十里、為臺灣出入咽喉、兩岸皆築礮臺、今臺灣屬日本、

紅毛城

當即紅毛樓、和蘭人據臺灣時營此、今臺南城內鎮

北坊、鄭成功時于臺南置。嬾〔後漢書王丹傳〕每歲農時，丹載酒肴，李衛字又玠，初為浙江巡撫，尋

記新疆邊防

今新疆省是也，乾隆時，新疆未建行省，值準部初平，回部時思變動，故設兵防邊。

紀

昀

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直隸河間人，為四庫全書館總裁，曾撰目錄，提要一編，分支別派，挈領提綱，世稱淹博，官至大學士太子少保，卒諡文達。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

鈍平聲

官以八月十五夜犒

靠

諸流人。置酒山

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

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

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洪山口。

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

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馬納斯河雖稍闊。

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厄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

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斗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

險下去聲擊是反攻為守反勞為逸賊可破也温公從之及賊既至德左執紅

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

不易去聲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瘡必反走爾等各擊鯨槍屈一膝

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

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爭發

碎披耕切訇呼宏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為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

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

兵譟掃去聲而乘之賊遂殲織焉温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

爾參將去聲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為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

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一守備耳能知戰略文能曲曲叙出允不負此奇功

註釋

昌吉 縣名、清置、屬新疆迪化府、今屬迪化道、

屯官 乾隆朝、定準部後、大興屯田於昌吉、設官董理之、

犒流人 犒曰犒、流人、乾隆時、新疆

初定、多安置謫戍罪人於此、

烏魯木齊 即清新疆省迪化府、今為道、

溫公 溫福、滿州人、時為鎮守都統、後死於木果木之難、

班兵 分班調駐、猶唐人之言番

兵、更番調上也、

洪山口

在迪化縣城西北、天山支脈中斷處、

守備 官名、位在都司下、

瑪納斯河

源出雜哈克里特山、北流折西、經昌吉縣西北境、

借陡

崖遮蔽

洪山口有陡起之崖、可藉以遮蔽、

亡命之徒

本係罪人、故云、

碎甸

槍彈聲也、

參將

官名、明置、為總兵副總兵之貳、清因之、位次副將、與今之

上校相等、**都司**

即都指揮使司、清代都司、為四品武職、位次遊擊、

徠寧果木記

今新疆省疏附縣、古名徠寧、

鐵

保

字冶亭、號梅菴、滿州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吏部郎中、改翰林侍講學士、官至兩江總督、工書、著有梅菴詩鈔、

崑崙踞西域之勝。世傳為仙人出入之所。嘉樹珍果。萃於其地。徠寧地近崑崙。得其餘氣。多暖而少寒。以故果木之盛。甲於天下。桃杏葡萄。梨棗蘋婆。林擒櫻桃。俱極香美。無論矣。桑椹甚大可徑寸。色白如玉。味甘如蜜。冰蘋婆尤為異品。形如內地蘋婆。而瑩然無滓。子表裏照澈。如水晶。味香烈而極甘。別

城無此種。又有所謂甌梘勃者。似山東木梨而大。香如木瓜。以蜜漬恣之。甘

酸如山查。而香過之。真異種上聲也。嗚呼。以此珍果。如生于中土。移入神京。必

能貢明堂饗清廟。供上方之饌。擅華林之春。其次亦得為卿士大夫所共嘗。

文人學士所爭賞。乃生於窮荒之地。食之者不知其味。珍品與羊胛甲同烹。

名園與馬櫪歷為伍。物之不得其地。至此已極。不大可痛惜乎哉。或曰。八埏

之外。人蠢春上聲而物靈。山川清淑之氣。多鍾於草木。以補人之不足。是說

也。余姑存而不論云。

珍品與羊胛同烹。名園與馬櫪為伍。言下何等憾慨。借此一宣洩其不平。

珍果為不虛生矣。

釋註 崑崙 山名。為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在新疆西藏之間。西域 玉門關陽關以西。葱嶺以東諸國。如鄯善

沒 博物志曰。崑崙縱廣萬一千里。聖人神仙之所集。蘋婆 亦稱。林擒 味甘酸。俗稱花紅。桑椹 桑實。甌梘 梨之神

京也明堂王者受朝賀之堂清廟宗廟也供上方之饌上通尚，尚方，少府之屬官，掌供御器物，此言供人主食也擅華林之

春華林園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洛陽故城內東北隅，與宮城相接，魏文帝所起，言徠寧果木，如生中土，必能植華林園中，占一分春色也羊胛羊之背胛也，西域以羊為常食品，故文云

然八埏埏，地際也，八埏，地之八際也

書關橋老僧事

朱辰應字載坤，號清谷，浙江秀水人，為竹垞老人族孫，著有清谷文鈔

里巷之俠。有尺寸之長。則思自表見於世。予讀徐文學觀所傳關橋老僧事

至奇。顧濶胡困切跡浮屠以老。何與。予夷考其行去聲。想見其為人。蓋亦矢志於

時者之所為也。嗚呼。有明之季。戎政不修。而御下過急。試一不效。即從而棄

之。既已無所歸。則往往頽墮。放廢老僧。殆其流歟。惜乎老僧英略武備。僅見

於關橋。而社稷已墮壞矣。關橋。吾禾郡治東南之通衢也。崇禎間。老僧偕其

徒結廬駐錫。氣昂藏。不善作緇仄醫切。流態常終日危坐。有過之者。瞠撐目不

起。問其出處。笑不應。鄉之人多忽之。順治二年秋。大兵南下。游騎及關橋。老

僧出所持杖。荷去聲以前負橋而立。騎至。厲聲叱之。不退。乃引弓射。入聲三射。三

握其鏃。切作木兵刃交進。鼓聲四起。老僧迎鋒前敵。擊殺數十人。騎皆咋。窄舌。

驚去。戒弗犯。當是時。舉鄉人扶老攜幼。狐兔竄變伏。從葦偉茅中探首竊望。

遙見老僧出門前鬪時。旌旂蔽空。甲楯森列。奮身搏戰於白刃中。爛舒贍切燦

殺騰伏。左右衝突。所向莫當。鄉之男婦。罔弗戰慄流汗。拊撫手叫號。平聲蓋自

是無問知與不知。始歎老僧固非常人也。既免。各歸家。率老幼然香禮拜。老

僧笑不納。後數年。老僧出訪名山。竟不知所終。或曰。老僧嘗自號海涵。謂其

徒曰。月照精拳棍。類少林家數。或曰。人嘗從老僧游。道遇官兵。急不及避。俄

營帥傳入見帳中。握手泣下。勞去聲苦如平生。竊聽其語。若故為軍官者。終莫

得其真。徐丈云。予既慨老僧溷跡浮屠。不克表見於世。而復惜徐丈有文。而

行之不遠也。爰節次紀之。以備外史氏采擇。

明末多異人。僧亦其一。英才之類。墮由於廟廊。用人之無術。文固慨乎言之。

註釋

丈

長老之稱、凡輩行尊者、通稱曰丈、如富鄭公稱范文正公曰范十二丈是、

濁

混雜也、

禾郡

清嘉興府、宋稱嘉禾郡、故名禾郡、今浙江

嘉興縣是、駐錫「大智論」菩薩常用錫杖、故稱和尚所居之處、曰駐錫、

緇流

緇、黑也、僧衣色黑、故曰緇流、「盧綸詩」混跡在緇流、

鏃

箭頭也、

少林寺名、

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北、元魏高祖時建、寺僧精拳術、稱少林派、

徐丈云

言以上皆徐丈所云也、

書吳重光事

朱辰應

吳重平聲光者。桐鄉之衙胥也。好去聲義。任俠。亦粗知書。初為衙胥。同事者分給

例錢。問所自。告以故。重光則頓足歎曰。吾誤矣。此孽錢也。安所不得一碗飯。

反向地獄中求衣食耶。擲直釋切諸地。亟入聲自棄其名。往鄉佃田耕作。而遇

同事因公下鄉者。輒以善言苦勸。及崇禎甲申初夏。重光方與弟理鸞事。有語燕市失守者。遽棄筐問曰。皇帝奈何。曰。聞亦與城同壞耳。重光仰天號呼曰。一至此乎。小人草命得遙伴。皇帝幸矣。不告妻子。竟自經密室。硯底藏手書數字。則屬入其弟。令世世子孫。毋入官也。嗚呼。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如重光者。不誠爲天下之至寶哉。然人惟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方重光擲衙胥錢。遂去不顧。其命意固皎然矣。明季有吳下名士某。授徒桐鄉。遠近侈言聲氣者。至其門。踵相接也。獨顏士鳳張考夫兩先生。鄙其浮僞。儉息廉切險。斥之已而果驗。然則君子小人之分。固有不必臨利害。遇事變而可因。微以知著者。微夫。重光其舍上聲。生取義。蓋有素矣。孔子言成人見危授命。先之以見利思義。有以也夫。

一衙胥耳。而能見危授命。見利思義。放下屠立刀地成佛。此之謂矣。

註釋

桐鄉

清縣、屬嘉興府、今屬浙江錢塘道

衙胥

衙門之胥吏也、如前清書辦之類

亟白棄其名

言自棄其在官之名也、清制、胥吏列名魏籍、

佃田

賃他人之田、而歲償其所穫之幾分也

燕市失守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於煤山、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

草命

言其命如草芥之賤也

醴泉無源二句

醴泉、謂泉味甘如醴也、芝草、祥草也、虞翻與弟書「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顏士鳳

桐鄉人

張考夫

清之理學家、名履祥、明末諸生

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其學恪守朱子遺訓、實體諸人倫日用間

見危授命

「論語憲問篇」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見傳狀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

杭去聲

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

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

去聲

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

篋蕭然。賓從

去聲

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饌

雷

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

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

租切

狀。戚黨人

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

證

寄食外祖家。銓四齡。母

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漏竹枝為絲。斷之。詰屈作波磔。格

切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

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

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作管切繡組織。凡所為女

紅。通工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襤藍褸褸狀。先外祖長

身白鬢。冉平聲喜飲酒。酒酣。胡甘切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慈母每指

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肱讀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勦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

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穉不能答。

投母懷。淚泫泫。岑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情然。助人以哀者。記母

教銓時。組紉旬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

口授勾讀。豆伊伊吾之聲與軋軋。扎相間。去聲兒怠則少加夏。賈楚旋復持。

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頻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備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同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閩黨嫻同媪亞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吾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此緣切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讀若練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

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郎然爭藥鼎，沸母

微笑曰：病少差矣。聲釵去由是母有病，銓即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十歲父

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

言，婉言規，或怒不聽，則屏丙息，俟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

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為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底督

銓學甚急，稍怠，即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同之，令跪讀至熟

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益是以嚴。又十載歸，卜居於鄱

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紝，壬事一如教兒

時。銓年二十有二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

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希去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

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即世。

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疎老幼。皆
嗚咽。晏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八十餘。白髮
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
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歸。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匝。移
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日且哭夫矣。未
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
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嗚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
焉。銓於是退而語。去聲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昌兩切一燈熒熒。螢高梧
蕭疏。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
一几。翦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妻去聲花盆蘭。婀。於何切
娜。那上聲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促織爲戲。及垂短髮持

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歡。銓謹按。吾母生
平勤勞。爲之畧。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真氣盈紙。予讀之。輒爲泫然。

釋註

鍾令嘉

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

南昌

清府。今裁府留縣。屬豫章道。

先府君

謂父也。士銓父名堅。字適園。有奇節。

簪珥

首飾。

笄。連冠於髮者。珥。以珠玉爲耳飾也。

罍酒尊

儉色

儉。不足也。

四子書

大學中庸。爲曾子子思子所述孔子之言。論語。記孔子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故曰四子。

鏤

刻也。詰屈作波磔點畫

詰屈。謂作書不便貌。晉書衛恒傳。字勢云。研桑不能數其詰屈。波磔點畫。並書法也。左撇曰波。右捺曰磔。鄭元祐詩。北面從師學波磔。以筆著

紙一起曰點。王羲之文。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橫筆謂之畫。

酣酒飲而

鬢鬚

纂

織物。似組而赤者。

疵病

觥酒器

襤褸

衣服破敗也。

愀然

不樂貌。陶然樂貌

組紉

條也。薄闊者爲組。似繩者爲紉。禮內則。織紉組紉。

呬語

書聲也。

軋軋

機聲也。

夏楚

夏。榎也。楚。荆也。教者所用。以撻犯禮者。

也。禮學記。夏楚二物。取其威也。

哀毀骨立

後漢書韋彪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醫療數年。乃起。

姍姍

婿父曰姍。兩婿相謂曰姍。

爭藥鼎沸

言

聲琅琅然。與藥鼎之沸聲爭響也。

少差

小愈也。

鄱陽

清縣。屬饒州府。今屬江西潯陽道。

母女視之

言母不以婦視而以女視也。

鉛山

清縣。屬廣信府。

今屬江西

廩餼

餼。禾米也。科舉時。生員之受餼者曰廩生。所謂餼者。以銀代之。

鄉薦

舉孝廉也。

盤匝

匝。盥器。禮內則。敦牟匝。匝。則敦牟匝。

母志有樂得

未致者猶言母心有所喜好、而尚未得償其願者、做顯露婀娜架弱

表微○表者、明也、明幽微之事也、與奏議類之表不同、亦雜記體也、

彭紹升見序跋

沈忠伯館於上津橋程氏。司出納無苟。與人交。諾和誠。行不蹈非禮。予友汪大紳亦授徒程氏。見而異之。曰。子性邪。亦習而安之邪。曰。吾嘗聞教于黃先生。若木矣。始吾貧且困。皇皇然如有失也。汲汲然常有求也。噫。殆矣。黃先生進而教之。曰。子母然。吾語聲去子。吾昔常苦貧。一日糧不繼。將出門干人。步於庭。日方午。顧影忽自咤陟嫁切。曰。咄都忽切。七尺男子。負圓履。方不自重。乃從人道。去聲一乞字邪。且我命固當死。出門將安之。遂閉門兀坐者三日。病且僵。忽聞叩門聲。彊上聲起。徐行啟門。則故人者。引一力擔粟兩斛。錢兩貫。入門而吁。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固虞子之不以困告也。吾不意子之困至於斯也。扶矛

坐呼力買薪煮湯與粥。盥而食寺之而後去。嗣是矛常常閉門。然糧盡輒繼。

亦不知何以致之也。子其勉之。吾聞先生言。知命之不可爲也。求者之徒自

苦也。而志定。至於今守之。又言先生爲人坦白。善去聲誘人。習青烏家言。爲人

度。鐸地輒曰。佳。欲其子之速葬也。審向背。謹趨避而已。餽以金。不啟封。投之

巘。烏貢切中子昏。通婚方與人奕。門無賀者。忠伯肅衣冠上上聲堂。欲致禮。先生不

顧。已而謂曰。忠伯爾亦如許俗邪。忠伯謝不敢。或又言先生家於木瀆時。冒

雨入城。輒著酌木屐。往還六十里。或曰。泥滑且顛。先生曰。吾脚頭有眼。性喜

茶。貯雨水數十罍。客至。拾松子烹而飲之。晨起東向坐。吸日華以爲常。既老。

神明不衰。卒年八十餘。

黃先生自是奇人。七尺男子數語。尤見操守。今貪邪亡道者。紛紛皆是矣。

以此藥之。或可稍瘳乎。

〔註釋〕

黃若木

案黃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若木石牧音相近，疑卽是。

汪大紳

名紳，號愛廬，江蘇吳縣人，諸生，著有汪子又錄。

皇皇然

皇皇，心不定也。

汲汲然

汲汲，不止也。咤，叱怒也。咄，驚怪也。

負圓履方

昔人謂天圓地方，故稱立。在天地之間，曰負圓履方。

一力

爲人役者曰力，陶

潛書」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青烏家言

秦青烏子著青烏經，所言皆堪輿術。

鑿汲瓶

日華

日之精華也，道家每于晨間向日呼吸，是爲吸日華。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方正學見陳宏緒書淮陰侯列傳後，祠近墓，在江寧聚寶門外山上。

姚

鼎

見碑誌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地是非之理，閒去聲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勾奴冒墨頓突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去聲之臣於其間而

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去聲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曆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基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來而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正學心事。揭而出之。富貴飄風之喻。令人榮利之心。爲之一淡。

註釋

明惠宗成祖

惠宗、卽建文帝、名允炆、太祖之孫、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封燕王、建文元年、燕王舉兵反、上書於朝、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

屬稱其兵曰靖難，陷京師，惠帝祝髮遜去，或曰焚死，燕王遂自立為帝。**楚商臣**「左傳文公元年」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華而勿敬也。」從之，江華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

匈奴冒頓「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冒頓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自射其愛妻，左右之不敢射者，斬之，居頃之，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萬歷明神宗年號。**巡道**清設分巡兵備道，簡稱巡道，猶今之觀察使。**歷城方公昂**歷城，今山東歷城縣，方昂，其先為金華人，遷至歷城者也。案正學為寧海人，亦

非金華。**金華**清縣，屬金華府，今屬浙江金華道。**嘉慶**清仁宗年號。**桐城**清縣，屬安慶府，今屬安慶道。

羅臺山逸事臺山，名有高，江西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有尊聞居士集。

樂鈞字元淑，號蓮裳，原名宮譜，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有青芝山館集。

羅臺山有高。江右人嘗察孝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灩澦

豔預灑預峨眉劍閣山水之雄險束裝獨游比避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

舟欲沉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兼帛坐舟中捧運摩抄沙終日不休舟

子竊窺視以為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為翁

子一為傭庸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秘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

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憚徒焉翁不能止歎息

去時羅已寢忽驚覺教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入耳察之審還就枕後

數日薄博暮舟泊荒江叢葦羽間其儕請曰今者享神介福願以餽俊餘

為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煬沈也置不飲

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翁去

傾杯大嚼瓮幾傾偽醉據榻滅燭寢頃之三人各秉炬巨持刀入刀晃晃胡

切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勺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為之如

酣臥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

去聲腕。鳥貫切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羊列切而疊之。

拾刀擬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

與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織厥敗類。聊逞余志。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

踉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

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趨容擲刀曰。爲去聲翁故。貸爾曹死。亟入聲革乃

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

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韋委切於是共疑羅神人。奴

僕事之。訖於既。不敢有貳。

寫臺山處。如見其人。序次無支詞。蔓語繞其筆端。非得龍門絜字訣者。不

能爲此。

註釋

江右 方位以西為右，江右江西也。
孝廉 清時舉人也。
拳勇 管子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則告有司，鼎彝器也，左傳

襄公十九年取其**權律**，權稱錘也，律六律也，爾雅釋器律謂之分，注律管所得，以作彝器，以分氣，史記律書注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
奇章 牛僧孺字

觚人，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奇章郡公，長慶集奇章公嗜石，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南宮** 米芾

章號海岳外史，宋史作吳人，案芾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其母侍宣仁后潘邸，芾嘗奉詔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書畫，故世稱米南宮，性好石，無為州石狀奇醜，芾見大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癖所

專好謂之癖，**瞿塘** 即瞿唐峽，在四川奉節縣東，或謂之廣溪，峽三峽之一也，水勢湍急，舟行最險，**灩澦** 瞿唐峽為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

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蓋舟人以此為水候也，**峨眉** 山名，在四川峨眉縣，**劍閣** 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一名梁山，兩山相連，飛閣通衢，故名，**囊以縑帛** 縑，絹之細密者，謂以縑帛為囊而盛之也，**蔥** 畏懼也，**屬耳** 屬，附

介，助也，詩小雅神**福**之聽之，介爾景福，**餽餘** 祭畢食神之餘，**瓮** 同甕，**炬** 束葦以燒也，**晃晃** 明也，**點金術** 列仙傳許遜，南昌

石成金以**故不洩也** 洩，漏泄也，言不**腕** 臂之下端，與手掌相連處，**拽** 拖也，**項** 頸也，**貸** 寬免也，**季指** 小指也，**戾** 罪也，**搖**

尾態 謂乞憐之狀，如犬之搖尾也，**訖於既** 訖，至也，既，終也。

記閩安壯士

陳庚煥見論辨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流寓閩安鎮之近山。家食指當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壯士善索綯。陶衣食粗饒。蕘性亢直。遇不平。輒義形於色。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民莫敢指目。壯士嘗就里人治海舶。白梃訂索。會有言楚輩淫掠。畧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詈曰。奴輩夷居江麋。迷非有宋江楊么。梁山灤。泊洞庭之阻。直囊中物。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乃爾耶。楚聞之。大恚。胡桂切使人謂壯士。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去聲廬聽若探手取也。衆為壯士危。勸令人謝過結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晚歸適曠。薰黑其家。周垣頗峻。前闢圭竇。豆乃敞。廠闔扇。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凡三人。壯士率一弟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貞盜已登山。則布簽椽。琢杙。弋斷。上聲盡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而缺其

一。面。盜。數。十。人。瞰苦濫切其。戶。洞。開。而。正。黑。闐曲域切若。無。人。相。顧。叵頗測。久。之。

一。人。奮。挺。猱讀若鏡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遏。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從。中

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羣。盜。譟掃去聲莫。敢。前。壯。士。度鐸盜。且。束。手。則。縱窗金。舉。

燎料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倉。皇。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是。守。者。伏。者。

合。隊。譟。逐。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密。徑。黑。枯。枝。朽。櫛厥在。處。發。

難去聲羣。盜。顛。躓致狼。狽貝竄。去。鍾。叟。德。霖。云。爾。蓋。乾。隆。三。四。十。年。閒。事。也。其

後。新。制。府。至。問。楚。輩。所。居。怒。曰。所。隔。衣。帶。水。耳。何。久。不。時。得。責。將。吏。期。必。獲。

隸。卒。莫。得。為。之。窟。穴。遂。就。縛。壯。士。長。子。孫。焉。

壯。士。一。家。禦。賊。可。與。李。穆。堂。集。中。所。記。崇。義。呂。尙。義。並。稱。而。敘。次。緊。峭。生

動。直。逼。盲。左。

註釋 閩安鎮在福建閩侯縣東近山俗呼穆家食謂家食者七人也，「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

次食六人、無鄰並鄰並猶索綯綯細索也、詩綯風宵爾索綯椀索椀俗椀字、鎮舟石也、今亦謂鐵江麋

水草之、宋江淮南盜魁、宋徽宗宣和二年、宋江掠諸郡、為張叔夜所擊降、楊么宋時大盜、據洞庭湖、高宗紹興五年、為岳飛所破、梁山灤今山東東平縣西南、

有梁山泊、即洞庭湖在湖南岳陽縣西、夷然安然也、布簽椽杙布、分布也、簽、同籤、竹片也、椽、擊杙、

路也、常山蛇勢孫子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中則首尾俱應、叵測謂不可測也、撻金撻、撞也、金、鑼屬、舉燎燎、火也、朽

櫛櫛、斷木也、衣帶水南史陳後主紀、隋文帝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韓蘄王甲鏡記蘄王、名世忠、字良臣、宋延安人、鶩勇絕人、為南宋名將、高宗時、封福國公、旋改潭國公、旋又封咸安郡王、既卒、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時、追封蘄王、諡忠武、

陳庚煥

有鏡徑三寸。紐廣踰半寸而扁。裁與邊平。紐之上下。鑄隸書世忠二字。鏡未入土。無土花。鏡背緣邊文。閱年久。半蝕。而鑄字以下于邊紐獨完。前平南令黃耦賓甫得之臨安。考古畫圖。且據鄭康成左氏傳兩鞶。鑑注。定為宋蘄其國忠武王甲鏡。摹于册以索題。吾宗建昌司馬秋坪平子曰。古有勒名

戈矛者。不聞以鏡。王志不忘喪。去聲元。此鏡所以識志也。嘻。得其微矣。抑余因

有感焉。始相檜。本諷鄂國忠武王。搆殺王。鄂國不從。是以不免。向使檜欲陷

王。不以屬鄂國。而以思張俊輩。則王遘禍。且先鄂國。王之名亦且與鄂

國爭烈。今之見是鏡者。當何如。咨。嗟。涕。濡。儒切齒於賊檜也。又使厥後莫須

有之獄。檜能以王一言而解。則湖上跨驢者。當不獨一清涼居士。而鄂國高

風逸致。亦祇與王輝映。湖山安能憤動萬古。使兒童走卒。咸得奮椎於鐵檜

也哉。從古小人禍君子。愈烈則君子愈重。檜不能用王言。舍鄂國而能用鄂

國言。舍王是檜之幸。非王之幸也。卽其不用王言。卒戕詳鄂國。亦檜之不幸。

耳。豈鄂國之不幸哉。是鏡流落人間六七百年。卒得博雅好古如平南君者。

表而出之。而建昌使去聲君。又能因其鏡而見其心。一念之忠誠。其不可卒揜。

也。如是乎。王有德於吾鄉。而吾鄉李忠定所得士也。郡人舊繪王戎服像。祀

於九仙山野意亭。亭圯。痞祀久廢。今三山方修忠定公祠墓。竊謂宜肖王及鄂國像。借宗留守張招撫諸公配食於祠。以見忠定之得人。且無忘先民之報德。在我桑梓。禮亦宜之。建昌平南。懷古清深。力足以贊是議。當不徒歌詠是已矣。因併記之。

議論皆以翻空出奇。而用筆亦如鏡之開函。刀之出匣。

註釋

紐系也。「淮南子」龜紐之璽。謂璽之提系。上刻龜行。而下穿孔。容組綬者。

臨安清縣。屬杭州府。今屬錢塘道。

鄭康成名玄。漢高密人。從馬融受學。為

東漢經師。著書凡百餘萬言。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所著之書。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等。

左氏傳兩擊鑑註

「左莊二十一年」王以

「擊帶而以鑑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為然。古之遺服。」又定六年「定之擊鑑。」註同。案鑑。鏡也。據鄭注。故知為甲鏡。

不忘喪元

元。首也。「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檜姓秦。字會之。宋

江寧人。政和間登第。靖康初。為金人所捕。高宗時。脫歸。後為相。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主戰之臣。誅鋤殆盡。和議遂成。

鄂國忠武王

岳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官至太尉。加

少保。為河南北路招討使。屢破金人。後為秦檜所害而死。孝宗時。追封鄂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

張俊

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南渡後。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然心術

迥殊。岳飛冤獄。韓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

莫須有之獄

岳飛下獄。薛仁輔士優等。言岳飛無辜。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秦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

忠曰、莫須有二字、湖上跨驢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帝不聽、因連疏乞罷、自何以服天下也、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是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

清涼居士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王有德於吾鄉高宗時、建安范汝為反、幸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

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領步兵二萬、水陸並進、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

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李忠定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靖康初、為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被謫、高宗即位、首召入相、綱力圖恢復、黃潛善等阻之、七十餘

日而罷、卒於九仙山在福建閩侯縣城內東南隅、二山九仙山、冶山、烏石山、皆在城中、故郡有三山之名、宗留守名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為東

京留守李綱張所、青州人、李綱入朝、薦充河北招撫使、將佐官屬、許自辟所薦拔也、張招撫置、因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及綱罷相、落職安置嶺南、旋卒、桑梓見藍鼎元與荆璞家

兄論臺變書

病梅館記

龔自珍見論辨

江寧之龍蟠盤、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

姿以敬欺。為美正則無景影同，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

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斂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春上聲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育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旣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糝租翁切。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卽孟子杞柳之旨而推闡之。滿腹牢騷。借此抒寫。

註釋

龍蟠

江寧縣東北之鍾山。諸葛亮曾有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之稱。當卽指此。

蘇州

清府。今江蘇吳縣。

鄧尉

山名。在吳縣西南。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山多

樹梅。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香風不絕。見「一統志」。

西谿

「葉廷琯鷗陂漁話」武林西溪梅花最深處。舊稱花海。武林。山名。在杭縣西南。敬也。

傾側以繩天下之

梅糾人之失曰繩歿同天、斷殺也、解其椶縛謂梅者以椶線縛梅、使之或曲或敲、以求悅於人、故解之、貯積而藏之也、詬厲詬、辱罵也、厲、病也、此

可作嫌惡解、

夔礎課誦圖序夔、楚人謂姊曰夔、一楚辭「女夔之嬋媛兮、」礎、同砧擣衣石也。○文體為記事類、與序跋類體不同、如蘭亭序滕王閣序等皆是、

玉拯字定甫、廣西馬平人、道光間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

夔須礎樹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

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去聲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

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念自七

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去聲其遺腹子。煢煢窮獨處。屋後小

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蔭有屋二椽。傳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

出而暮歸。比避夜則姊恆執女紅。同篝鉤一鐙。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

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為礎。

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瞿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之瑞切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卽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鑠殺。爲余丁酉同歲生也。

情真語摯、神似震川。

註釋

不材謙詞

姊劉適

姊適

甯氏姊

拯姊

廣州

清府、今廣東番禺縣

顛頓

顛連困頓也

荒忽

不經

也、瑣屑自牽

爲瑣屑之事所牽縛也

煢煢

單獨也、以籠覆火也

頌贊

信陵君頌

儲大文 字大雅、宜興人、康熙辛丑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有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念不獨生。乃令平聲趙亡。是心也。可以卻秦軍。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邯寒鄲。

丹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橫絕黃呂原。嘗是心也。晉鄙洞。

椎而不能怨。如姬効死而不能忘。黃河迅疾而不能徙。函谷牢閉而不能當。

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廟不加損。炎漢守冢不加張。是心也。宰六

合互荒八薄。博兩儀昭三光。豈直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去聲夫皆抱關之後

勁。賣漿博徒之前行。可以續李同。啟唐睢。激荆軻。而笑舞陽者也。

通篇用七陽韻。能令讀者不覺其受韻之拘束。由氣盛也。昌黎韓氏曰。氣

之盛者。言之短長高下皆宜。吾於斯文信然。

註釋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 「史記信陵君傳」秦昭王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魏公子、數請魏王救趙、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能得之於王、計不獨

生而令趙亡、乃欲偕賓、魏王安釐王、全活邯鄲邯鄲、趙都、故城在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此指救趙事、大梁魏都、故城在今開封縣、

侯見湯斌重修信陵君祠記、朱毛薛見彭士望九牛壩觀角詆戲記、橫絕黃呂原嘗黃、黃歇、封春申君、呂、呂不韋、封文信侯、原、平原君、即趙勝、嘗、孟嘗君、即

田文、四人皆好士、如姬効死侯生語信陵君曰、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如姬橫絕、即超過之意、必許諾、後如姬果盜符與之、

黃河不能徙秦王政二十一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始開河隙、函谷不能當函谷見

王猛論、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敗秦將蒙驁於婦人不能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見湯斌重修信陵君祠記、此言醇酒

損傷之也、暴秦夷廟不加損夷、滅也、言秦雖滅魏、夷其宗廟、信陵不為損也、炎漢守冢不加張不加張者、不因是而加大也、見

重建信陵君祠記、互竟也、言物之延長、八荒八邊也、兩儀天地也、豈直公子也四句言不特公子為賢、即數十乘之客、皆

可為侯生毛薛之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按同本名談、太史公為父諱、故曰同也、唐睢

何也、唐睢對曰、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啓、猶言開端、

衛人、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舞陽燕之勇士、姓秦、年十三、殺人、人不

燕人謂之荊卿、燕太子丹使之刺秦王、不中而死、

哀祭

施烈婦哀詞 有序

張大受 字日容、長洲人、康熙己丑進士、授檢討、督學貴洲、卒於官、著有匠門集

吳縣洞庭東山烈婦施氏年二十歸吳某越四年而寡姑謀奪其志婦為去聲

夫立後又拮結据居葬其先三世喪歲臘設奠筵作自敘文絕命詞遂自縊

某聞而哀之因系以詞曰

婦才行秀如蘭閒兮婦節義屹義屹如山兮夫早逝髮若菅姦兮姑不諒心

可剗烏桓切兮立兄子無餒奴罪切魂兮葬爾祖慰九原兮殺其身璧迺完兮垂

以言日不刊看兮天昭昭忽昏昏昏同兮人懷懷各濟濟刪兮湖之澱澱血爾

斑兮山之宮神爾安兮時有祭潔芷止蘩繁兮巫有招捐珮環兮婦正氣塞

乾坤兮婦清風奮懦頑兮

詞哀而悲騷之餘也

註釋

吳縣

清縣，屬蘇州府，今屬江蘇蘇常道。

洞庭東山

吳縣西南太湖中，有東西洞庭二山，東洞庭名莫釐山，西洞庭名包山。

拮据

手口交作，備極

辛勤曰拮据，「詩」

蘭

蘭也，「詩鄭風」士與女，方秉蘭兮。

菅

草名，如茅，秋開青白花。

剗

用刀宛轉以取之也。

無餒魂

餒，餓也，言有後嗣，則鬼得血食，魂魄可無

也。**九原**

猶九京，謂墓地也，「禮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殺其身璧迺完

言自殺其軀，其節始全，如白璧之完好也。

垂以言日不

刊

楊慎曰，劉歆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言作自敘文絕命詞，則如日之爛然，永不滅也。

天昭昭忽昏昏

昭昭，明也，昏昏，昧也，言天道本昭明，今何忽昏昧而使之死

也。**人慄慄各濟濟**

慄慄，敬也，濟濟，涕流貌，言人皆敬其志而哀其遇，不禁涕下也。

湖之激血爾斑

湖，太湖，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激，水聲，言湖

中水聲，自我觀之，髣髴爾斑然之血淚也。

時有祭潔芷蘩

芷，香草也，蘩，草名，俗名白蒿，二者均可用以祭祀。

巫有招捐珮環

古者女巫，掌以舞降

神，招，招魂也，捐，棄也，珮環，婦飾也，言婦當如生時，不事修飾也。

清風奮奮孺頑

「孟子萬章篇」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句」言婦之清風，足以奮起孺頑也。

祭妹文

袁枚

跋

見序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旣奇。夢幻想。寧知此為歸骨所耶。汝以一

念之貞。過人。佻品部切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

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癡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

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悉蟀率汝

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歿。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炯然。赴

日。予九歲。憩書齋。同齋汝梳雙髻。計披單縑。兼來温緇衣一章。適先生多陟加切

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郎然。不覺莞宛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

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去聲粵行。汝倚几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

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撐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去聲

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不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

田。膺思之。凄梗古杏切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伊媿倪情狀羅縷。

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嫻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徒結切汝辦治。平聲

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嫻瘞而於此微缺。然故自

汝歸後。雖為汝悲。實為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

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切七益切探減一分則喜。增一

分則憂。後雖小差釵去聲猶尙確挹殮葉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為說稗讀如官

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平聲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惓綴

已極。阿嫻問望兄歸否。強上聲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決心知不祥。飛

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

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尙有幾。上聲許心中言要

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

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
天乎天乎而竟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
傳去聲惟汝之窀屯窆夕未謀耳先塋營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
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
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習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
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通生汝死
後纔周粹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
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
靈可能告我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
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

昌黎祭十二郎文、歐陽瀧岡阡表、皆古今有數文字、得此乃鼎足而三、

註釋

上元

清縣、屬江寧府、今併入江寧縣、屬金陵道。

素文

名機、別號青琳居、士、為袁枚第三妹。

綺夢

「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綺夢。

一念之

貞

枚所撰女弟素文傳云、先君與如臬高氏、指腹訂婚、寄金鎖為禮、時妹未周歲也、後十餘年、高氏使人來曰、某子病、不可以婚、願以前言為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繼高氏復使人來曰、婚

非疾也、有禽獸行、故誓言辭婚、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渺小、僂而邪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為、索奩具為狎邪費、不得、則手蹈足踐、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

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倚兄以終、**遇人**此離此別也、「詩王風」有女此離、既其歎矣、既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差肩而坐**差、次

次並肩而坐也、**蟋蟀**一名促織、有薄翅、全體褐色、善鬪、**憬然**覺寤也、**髻**總髮也、**縑衣**詩鄭風、縑衣、**麥**開也、**琅琅**書聲、**莞爾**

小笑貌、**則則**驚歎之聲、**粵行**枚年二十一、省叔父健磐公於廣西巡撫金、**倚**牽也、**宮錦**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枚於清高宗乾

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東廂扶案**廂側之房曰、**瞠視**直視也、**登科報信**唐時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報登科之喜、**填膺**

言前事填實於胸也、**嬰媿**人始生之謂、**阿孀**謂枚母章太儒人、「博雅」楚、**眊**按眊字訓目不正、於文不當、**諳雅**

故、諳、熟聞也、「漢書敘傳」函雅故、**汝嫂**謂枚夫、**婉嫵**順從也、**小差**小愈也、「魏志張、**菴牒**「揚子方、

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菴牒、**稗官**「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野史**在野之史、如今人筆記之類、**綿**

憊也、病危夢汝來訣枚哭妹詩、有魂孤通夢遠、江關送終遲句、自註、詩已付梓素文遺稿、附刻小倉山房全集中

窀穸見朱彝尊張處士墓誌銘註、先塋也、阿印素文傳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器物不能言、而陶氏枚

妾、隨園集中有哭陶姬詩、序高平曰原、棲霞山名、在江寧縣東北、即攝山、哭姪詩素文遺稿、有阿兄得子不舉詩、疑即是

至今無男葬素文時、枚未有子、至六十、牙牙張口曰牙牙、故謂小兒學語曰牙牙、周晬也、予雖親在未敢

言老禮記「父母在、不稱老」阿品薊亭、由進士出宰河南正陽縣、阿品當是小名、亦無子女枚作先妣行狀云、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蓋即阿通也、素文葬時、

薊亭固未有子也

祭湯海秋文湯鵬、字海秋、益陽人、道光進士、累官山東道監察御史、究心經世之學、著有浮邱子一書、皆言軍國利病大事

曾國藩見書牘

赫赫湯君。倏式竹切焉已陳。一呬呼甲切之藥。椽琢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臯。

古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潮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

名揭。居謁切如燾毒斯標。奇文驟布。句驚敖字臬。枵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

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同羽毛。士筆樞府有銛織如刀。儕輩力逐

一虎衆猱鏡讀如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子坎坎郎官。復歸

其始羣雀款門。昨鼃古朝字之市窮鬼噴破困切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

求天脫桎質梏谷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為仇。被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

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南是時淮海戰

鼓殷酣。佻兆夷所躡客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惔覃寅歲還朝左抱嬌

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撐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

要平聲斧門裒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

滔滔惟余諸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平聲煮魚大噉楚夬切宇內兩饕

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慍鑿扞平聲義鬪文百合逾奮俯

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層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

乃狂罵我實無辜姑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

疑之積衆痛洧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所今商萬古長訣吾實負

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誨剛如鐵鋒棱能所值人誰

女同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

往事淚墮如糜糜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盧活切子一滴

庶攄樗我悲

次公狂態歷歷如見可作海秋傳讀

註釋 倏焉已陳言頃刻之間、已呷吸而飲曰呷、海秋成陳死人也、呷以狂食大黃死、椽擊天民「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道光清宣宗年號君貢京朝海秋為道光三年癸未科進士春官春官、指禮部、會試主於禮部也、纛軍中大旗也、句驚字梟驚馬、驕不馴也、

凡驕蹇不馴皆曰驚、梟、健也「前漢高帝本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句蓋譽湯文之強悍挺拔也、汪曹禮部尚書汪廷珍、大風噓口吹女羽

毛大風噓口、猶言為汪曹所稱揚也、「張衡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疖、」舐筆樞府海秋初由禮部主事、直軍機處、舐筆、猶言吮筆也、銛喻其筆之一鋒利也、

虎衆猱

言同時之儕輩、雖極力追逐、終如衆猱之與一虎也、猱、猿屬、

曹司一終稍遷御史

海秋由戶部員外晉御史、

一鳴驚天

海秋

爲御史、勇於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尚書某、被議、罷御史、

坎坎郎官復歸其始

海秋既罷御史、仍回戶部、循資遷郎中、歐陽修梅給事銘、困于翼飛、中垂且

斂、一失其途、進退以坎、坎通作輻、車行不利曰輻、輻輳、故入不得志、亦云輻輳、坎坎、猶輻輳之意、

羣雀款門昨量之市

言今之門可羅雀者、即昨日其門如市也、史記汲

鄭列傳贊、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桎梏

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此作束縛解、

匪屈匪阮

屈、屈原、阮、阮籍也、

秦淮

水名、源出江蘇、溧水

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

喃喃

此作笙吹之聲解、

狝夷

謂英吉利、英擾海疆、求通市、時海秋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乞尚書轉奏、其後、米利堅

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

肉阜血潭

言肉如高阜、血似深潭、狀兵戈之禍也、

百憂內惓

惓、燔也、詩小雅、憂心如惓、

曰余乃

頗言頗可引爲知己也、

斧門掎鎖

以斧斫物曰斧、掎、與剖同、斧門掎鎖、言瀝心肝相向、示無城府也、

有隙輒遭

言有餘暇、輒相過從也、

載號

詩

雅賓之初筵、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授我浮邱

海秋負才不遇、益務著書、所作浮邱子、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凡九十餘篇、每遇人、輒

曰能過我一、

韓悍莊誇

韓、韓非子、韓非著、莊、莊子、莊周著、

孫卿之醞

孫卿、即荀卿、名況、趙人仕楚爲蘭陵令、著荀子、醞、醞藉也、此與上句並譽其浮

邱子言如韓之悍、

鑿義鬪文百合逾奮

前漢書霍去病傳、合短兵、鏖臯蘭下、註、鑿、謂苦擊而多殺也、以兵戰喻文戰、自始至終、無懈可擊、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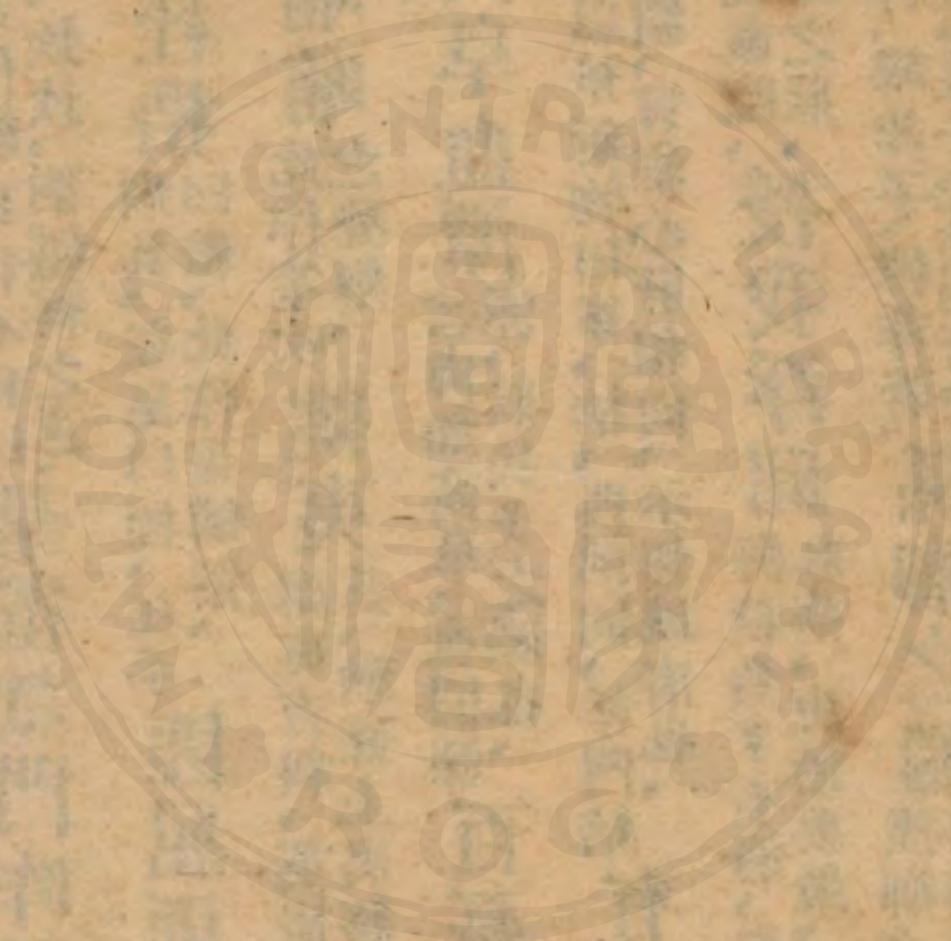
充王符、東漢臨涇人、爲人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號曰潛夫論、王充字仲任、東漢上虞人、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

一語不能

國藩好作輓聯、新歲戲

作輓海秋聯、適為海秋、**負塗張弧**二句見「易睽卦」言象屬疑也、**瘠**瘠也**參商**二星名、出沒每不相值、以喻意見之左、**興戎**惟口出好

與戎、見「尙丁」常也、**據**舒也、**書大禹謨**



中華民國陸拾柒年伍月拾捌日 贈

清文評註讀本第四册終

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十一版

清文評註讀本（全四冊）

每部定價洋八角



此書有著作權 必翻印究

評選者

註釋者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

吳興王文濡

吳興沈秉
縣郭希
汾鈞

上海棋盤街

上海棋盤街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新加坡

分售處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70423

